云朵上的
琉璃歌
90后文学小会主题样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云朵上的琉璃歌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2）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3）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4）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5）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6）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7）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8）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9）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0）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1）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2）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2）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3）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4）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5）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6）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7）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8）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9）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0）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1）
-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2）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1）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2）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3）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4）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5）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6）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7）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8）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9）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1）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2）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3）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4）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5）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6）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7）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8）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9）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10）

云朵上的琉璃歌

楔子 夜之呓语

The Magic Voice

“栀遥——栀遥——”

夜之岑寂。

月光透过窗幔的褶皱缝隙洒进来，照在少女洛栀遥的身上，笼罩她的惶恐不安。

迷梦中，她好像又听见了那个声音，不断地在唤着自己的名字。她试图想睁开眼睛，却仿佛被什么拉扯着，无力挣脱。梦里的回声渐渐更响，回荡在幽幽的山谷，一个直径大于十七米的深渊。

“栀遥——栀遥——”那个声音恍若鬼魅般萦绕在她的耳畔，“去落云市……落云市……”

额头上已渐渐沁出汗珠，她挣扎着，一个用力，猛地从床上坐起，胸口的剧烈起伏让她一口一口重重地喘着粗气。

她蜷了蜷双腿，将身上的羽绒丝被一点一点紧成一团，抱在怀中。自己呈蜷缩状坐在床头，连枕头也被自己抓起来捂在怀里。

又是这个声音，在无数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她仿佛总能听到这个声音在不断地告诉她去落云市。

——去落云市呀。

洛栀遥醒来，下床走到饮水机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冰凉的液体袭进胃里，让洛栀遥清醒了一些。她在想：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总是让自己去落云市呢？她觉得有一丝丝的奇怪和无奈。

她摇了摇头，兀自想了想，只觉得眼皮耷拉着犯困，然后她再度爬上床，继续睡去。

后半夜的睡眠和期望的那样很安稳，没有风也没有声响。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

[01]

姨妈急冲冲地拎着她的正版Dior手提包走进樟岭中学大门的时候，七厘米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吧嗒吧嗒地奏响音符，右脚的鞋跟不小心踩到一颗豆大的石粒，于是，脚崴到了。她疼得咧嘴，斜眼看了看那颗石粒，露出鄙夷的神色。

“哦哟妈唉，疼死我了。”她在心里抱怨道。

“请问您找哪位？”门卫问。

“校长。”

“哎你等一下……”还没等到学校的门卫说完这句话，姨妈就拎着包头也不回地朝学校行政楼三楼走去。

太阳很毒辣地炙烤着大地，操场上没有学生上体育课。校园里安静的氛围是因为所有的年级都在进行的期末考试，顺路到二楼的时候姨妈瞄了一眼洛栀遥所在的教室。所有的学生都在奋笔疾书地答题，只有洛栀遥侧着头趴在桌子上，抠着自己的手指甲，心事重重的样子但却又表面上无所事事。

姨妈摇摇头，眉头一皱，更加坚定了自己此次来学校的目的。

教室的后门是开的，高跟鞋踏过教学楼走廊的声音伴着几重音震动了洛栀遥的课桌，传到了她的耳朵里，于是她警觉地拿起笔开始书写。

全是些不会做的题。初一下半学期的所有知识点都跟空白一样，这一点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过了许久她又看看钟，趴下了，等着还有十分钟的考试结束铃声。

“校长您好，我是初一七班洛栀遥同学的家长。”

“哦？请进来，请坐请坐。”校长转身到饮水机旁亲自给姨妈泡了一杯龙井。

姨妈笑：“校长您还真是客气。”

“那么，洛栀遥的妈妈有什么问题需要找我么？”校长笑，“您请喝茶。”

“我想给我女儿办休学。”姨妈说的时候，心里的算盘咯噔咯噔地盘算着。

姨妈当了洛栀遥七年的妈妈，她自己没有孩子。洛栀遥六岁的时候，自己的妹妹就不经过自己的允许，跟着老公跑了，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

“是什么原因呢？”校长问，“如果不是因为疾病的话……是不是不太……妥当。”

“这个嘛……”姨妈的神色有些不安，“不太方便说。”姨妈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她暂时还没有想好给出什么样的理由。

“暂时不说也可以，但是要赶在教务处的老师放假之前来办好，如果是疾病要拿上医院开具的证明，如果是其他的原因我想没什么大问题您还是让您的孩子继续把书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当家长的你们可耽误不起啊。”

“我女儿……”姨妈难言，“我女儿身体不太好，需要休养。”

“公事还要公办。您还是要出具证明的。”校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那就这样了。”姨妈不好意思道，“给校长您添麻烦了。”说完，姨妈与校长握了手，转身走出校长室，轻轻地关上了门。

姨妈走出校长室，柳叶眉宇间赫然透出一寸寸憎恨的目光，和着“咚咚”的高跟鞋声产生了凌厉的反射。她就不信自己不能让这个小兔崽子休学！在这些难以让自己心头平静的日子里，这个小兔崽子给她带来了多少麻烦，花了她多少钱，她凭什么平白无故地要替别人抚养一个对她毫无感情可言的孩子！她想想就来气，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多年来她要替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没饿死她，没把她送到孤儿院就不错了！

她当然不会让她好过！

姨妈在心里狠狠地想道，她微微皱了皱眉头，从嘴角渗透出一丝丝阴险的笑，像是盛开在潮湿里的剧毒花盘。

她转身去了医院，找自己在某某科室的某某朋友，一个曾经在给自己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受过贿赂的某医生。然后再通过这个某医生找到另一个科室的某某医生。

姨妈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各行各业之间都有。

那是。她老公是风云人物。哪怕她不爱。爱的只是钱财。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2）

[02]

洛栀遥考完所有的科目，提着在教室整理好的所有书本回家的时候，姨妈正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坐在沙发上看无聊的韩国连续剧。

她把瓜子丢进嘴里，然后咀嚼，低下头将剩下的瓜子壳吐在脚下的垃圾桶里，地面零零散散有一些壳瓣。

目光却是一直聚焦在电视剧里的女主角身上。

洛栀遥在门口脱下脚上的鞋放好，把书包从肩上解下腕在手臂上，微叹一口气，面上云淡风轻地说："我考完了。成绩二十八号要去学校取，或者把成绩单寄到家里来。"

"哦。"姨妈没有回头，"你自己去学校取吧，反正以后也不会去学校了。"

洛栀遥没听懂姨妈的后半句在说什么，还在兀自努力理解着姨妈寓意含糊的话语。等她回房间的时候，就看到写字台上有一张姨妈留的字条。

下学期开始你不用上学了，手续我帮你办好了，休学。

洛栀遥此时心中燃起的怒火让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她激动地直接冲到客厅和姨妈大吵："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赵海燕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剥夺我上学的权利！凭什么啊你！"此时洛栀遥的心底有一种想要拿起菜刀砍死姨妈的冲动！姨妈出此下策必将让自己毫无对策。

"哎哟！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敢直接喊我名字了啊！你吃我的用我的玩我的，连谈恋爱都要用我的电话费，你哪一点不是用我的！我看你就跟你妈一样是个骚货！贱逼！"

"你凭什么骂我妈！"洛栀遥大吼，喉咙甚至开始有些沙哑。

"我就骂了怎么着！自己的妹妹骂不得？！你有本事你让你小男朋友以后养你一辈子呀，和你妈一样的福气呀，听不得家人劝的！你去

啊，你不要用我的钱上学啊！你可以自己挣嘛！”

“你不就生不出孩子嘛！没子宫了怎么生啊！”洛栀遥边叫边哭，眼泪顺着眼眶外流，汹涌成河。

“你说什么！”姨妈听到洛栀遥的那句顶撞，顿时觉得气愤无比！但是之后她转念一想，已经让这个死东西休学了啊，已经整惨了她呢。姨妈突然好想笑，她从包里拿出医院盖章的原件证明，在洛栀遥眼前左晃右晃：“你看看吧，不久，你们学校的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因为白血病休学的。”

洛栀遥第一次觉得姨妈笑得那么恶心，像是在彻底地告诉自己，洛栀遥你就认命吧你。

姨妈咧咧嘴，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客气的样子。她说到了就一定会做到的，这些事情对她来说还不够容易？以牙还牙，她给她的这些痛苦，远远比不上她妈妈曾经带给她的那些。就是现在，姨妈发誓要她知道什么叫得到与失去，她所得到的回报仅仅只是自己的妹妹当年带给她的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

她看着眼前那个快要发疯的，与自己拼死抵抗的丫头，顿时就觉得好笑。她只不过遗传了她妈妈的美貌，而总不可能有再次带给自己什么惊天伤害的实力。她还太小，远比不过她妈妈性格里的倔强。

栀遥微红了脸，手中夺过那张白纸黑字，走到姨妈的面前，瞪着眼睛一下一下在那个人眼皮底下撕成碎片，往姨妈的头顶扔去，白色纸片在空中飞舞着，飞过头顶，缓缓坠落在木制地板上。是姨妈故意上演的一出闹剧，可笑的闹剧。

此时姨妈把嘴里的瓜子壳吐到栀遥的身上：“你丫的把这弄干净！”

“你撕了也没用呀。学校有复印件的存根了。”姨妈一身轻松地躺倒在沙发上，继续和一个没事人一样看韩剧、嗑瓜子。

“赵海燕你不得好死！”洛栀遥近乎歇斯底里地喊着，眼眶里隐忍的泪水喷涌而出。

姨妈甩手给了洛栀遥一个巴掌。洛栀遥怔住。

后来，姨妈没有再说什么，甩了甩打过她脸颊的右手，好像是因为反作用力把自己的手弄疼了一样，脸上的表情很怪异地掺杂了胜利感，她只是在心里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不让你上学，有本事你就告我去呀。

洛栀遥用充满仇恨的目光久久地死死地瞪着姨妈。

空气里一片死寂，弥散不开。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3）

[03]

世界颠覆。

洛栀遥一下子瘫在地上。因为伴随着的例假的疼痛让她坐在地上没有力气起来。她一只手捂着滚烫充血的左脸，另一只手的手心里紧紧地握着脖子上的金锁吊坠。

那是妈妈留给自己的唯一信物。

通体金亮的金锁，除了配以一根红绳子从小拴在自己的脖子上以外，妈妈什么也没留下。

洛栀遥想妈妈的时候，就会习惯性地紧握着它，手心里的汗水无论怎样也不会把它腐蚀掉。

真金不怕火炼。

[04]

洛栀遥倒不是真的有多想学习，她的心思早就从学习上转移到了早熟的阶段。她的成绩直线下降，从年级第一变到年级倒数。她难以理解同学和老师对于她成绩火速下降的惊讶表情，只是觉得大家有必要大惊小怪么？

总结就是：如果你Fall in love了，那就和身边的人在两个世界里了。

姨妈为此被班主任叫到学校谈话，话题始终只有一个，“关于洛栀遥同学的学习问题和早恋的根治问题”，姨妈为此丢尽了脸面。她表面上在老师面前连连点头，假装深思自己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心底却在一个劲儿地狠狠抱怨、狠狠咒骂。

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还要为这个替别人养的孩子丢脸。不仅没赚到，还赔尽了颜面。这种赔钱的生意有脑子的人都不愿意做，何况是姨妈那样刻薄的人。

而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洛栀遥深深地喜欢着一个叫做流源的男孩子。为了他，她可以舍弃所有的一切。

他告诉她并且证明给她看——

那种深深的喜欢，叫，爱。

而，爱，是深深的喜欢。

他们的约定，是不会忘的。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4）

[05]

二十八号的时候洛栀遥去了学校。流源正坐在教学楼之间的亭子里打量着自己的成绩单。

洛栀遥去班主任处领了自己的成绩单。除了语文和英语还有两门副科刚刚站在及格线以上的边缘，数学、科学都是红色的不及格。

她跑得更快了一些，然后坐到了流源身边。

“唔。我，理科全不及格，语文、英语刚刚及格。”她把成绩单递给流源，流源接过去看了几眼。然后他问，“为什么？”

“因为，考试的时候在想你啊。”洛栀遥摸了摸自己刚才在奔跑中“开天”的刘海，把它捋整齐，一边调皮地说。她突然意识到，或许以后就不能说这种甜言蜜语了。

“……”流源不语，却又想说些什么。好像从她的语言里，他也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没有人说考试的时候不可以想别人。”女生好像是要比男生早熟一些，这些话流源从来都说不出口，但他明白她的意思，他也能感觉出来。

洛栀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卷成条状的纸条塞到流源手中：“记得看。什么都别说。再见了。”

洛栀遥说完，再次跑起来。流源回头，垮大的校服耷拉在洛栀遥瘦小的肩膀上鼓起了风。他看见她瘦弱的身体，有些爱怜。

而奔跑着回家的洛栀遥，泪滴带着留恋，不知道随风飘到了什么地方。

她是否还能记起她深深爱恋的少年，是否还能再次遇到帅气桀骜的他，是否还能回想细数起他们一起走过的曾经。

她不知道。

洛栀遥站在校门口的烈日下，多希望有一场暴雨降临，被淋得透彻之后，就会看见自己到底有多么孤独。洛栀遥站在原地，看了看自己身后短促的影子，有些怜惜地想：流源，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我就不用处在现在这个尴尬万分的境地了。

明明是想要继续的，却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

跑不出视线，逃不回昨天。

“我让你不及格！你去死吧你个死丫头！看来我还想得挺提前的，让你休了学！”姨妈一手把成绩单揉成团狠狠地砸到洛栀遥的头顶，一只手重重地掐着她的左手小臂。因为只掐了一点点肉，所以是宛若针刺的钻心疼痛。

甩手而来的巴掌响彻客厅上空。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连续七下。

左侧脸颊扇完，接着是右侧的脸颊。

姨妈是断掌，手重得从来都让洛栀遥无话可说，只能干忍着。

肆意的疼痛如潮水袭来。

脸上的肌肉完全红肿到泛麻，淹没了自己的头顶。

很多年后，洛栀遥差点儿就忘记了，这一刻是怎样被姨妈像是垃圾一样摔进自己的房间的。后脑勺撞到床脚，刺激起凛冽的痛觉。她下意识地摸摸痛的地方，还好只是素白的手指，并无血色。

她抱住自己的膝盖，尽力缩成一团。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5）

[06]

窗台前的夏之纪年被时光拉得遥遥无期的远。无比漫长。

洛栀遥忘不了那个暑假的每一天，都好像是度日如年。偶然间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把日子每天过得快乐得像过年一样，也叫度日如年。

看这句话的时候洛栀遥笑了，她想，现在的日子就好比度日如年，她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真正的无所畏惧呢。

姨妈每天都上班去，双休日去朋友家打麻将，洛栀遥每天被锁在家里无处可去。当她快感觉到自己要荒废掉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流源都会在楼下，仰着头对着五楼的窗户跟她讲话。每当这时她就会兴奋地爬上写字台，打开窗户，把头伸出去。

“洛栀遥——栀遥——”有人在喊，嗯，是流源。

那个少年，嘿，用什么样量程的刻度尺才可以丈量我们之间相隔无边遥远的距离？

“我在——”洛栀遥回喊。

“你能下来吗——”流源问。

“门锁了——下不来——”

“要好好的——”

“我会的——”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她想哭，可她却把头探到更外面一些，让他看见自己安静的微笑。

只要能看见一眼就好，一眼就好。每一次那短暂的两分钟，都宛如泪水流尽的诀别。

谁说洛栀遥不懂爱。

因为缺少爱，因为得不到，所以才会更加在乎。流源是她心里的支撑，一个小小的支点承载着一个巨大的杠杆，上上下下颠簸着那个

小小的心脏，里面有一个爱的信仰。她从未想过什么是生活的部分，而流源却是心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熊熊火焰下炙烤得滚烫烙印，刻下了便是永远了。

“我忘不了你——不会忘——”楼下骑着单车的少年用最大的嗓音对着蔚蓝色的天空大喊，闷热的空气中好似有回音的冗长。

他知道她能听见的，一定会被感动的。

多温暖。然后依旧是那么安静到不争气的眼泪。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6）

[07]

初二开学了。

“洛栀遥同学得了白血病，需要休学一年进行治疗，我们只能对她表示同情了。”班主任宣布。“好，现在我们上课。”

流源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纸条，洛栀遥在初一那学年结束的时候塞在他手心里的纸条。同学们纷纷窃窃私语，有的女生转头看向坐在最后一排的流源。

而他的头一直低着。

“流源。”老师叫道，“流源？”

少年流源把头埋在双臂之下，手心里的纸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染上了汗水。但是笔迹却久久回荡在脑海里——

我不是白血病，是我姨妈逼我，如果你能忘记我就忘了我吧。好好学习。要好好的。我会想你的。

栀遥

流源抬头，望向老师有些惊愕的目光。

“你不要因为洛栀遥而难过。”老师说，“学习重要，男女之情长大后再谈也不迟。”班主任说得很直接，班里同学因为听到“男女之情”而尴尬地笑，其实大家都知道。

之后就是那些再怎样也无法听进去的知识点，好像听天书一样复杂。

放学的时候流源第一个冲出教室，还没有等大家抄完黑板上的作业备忘就消失在了同学惊愕的目光里。

“嘿，你说他不正常，今天，是不是？”某个男生被震撼到语无伦次。

“还用说？”另一个男生接上话茬，“你哪天去为一个女生要死要活的你就知道了。”

“爱情的力量？这年代还真有人相信爱情啊。”男生感叹。

“嘿，这爱情就像黑板上的作业，你爱做不做，你完全擦掉不当一回事儿也行。你要是认真了，绝对向情圣冲刺。”一个男生一边擦黑板一边瞎比喻。

先前语无伦次的男生摸了摸自己的板寸头：“嘿，貌似也有点儿道理。”

流源飞快地骑着脚踏车，差点儿撞到出校门的同学。

很快就到了洛栀遥家楼下。

“洛栀遥——”流源喊。

“栀遥——”流源再喊。他想，省略了姓氏或许要亲切一些，“栀遥栀遥”，他一直这么叫她。

“栀遥——栀遥——”第三次喊。

洛栀遥听见了，但是却没有开窗。

要怎么面对呢？

她趴在桌子上想。

她害怕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会不争气地哭得稀里哗啦。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7）

[08]

那天，那个少年在楼下停了很长时间，紧闭的窗让他担忧。

之后就是漫长的一年，她也没有再为他打开过那扇窗。就连一次也没有。

但是洛栀遥，我们都相信她会躲在静悄悄的夜色之下，在梦里，继续思念。

如果没有记错。

在漫长的一年后，也就是现在。

流源和他的同学们已经在初三的下半学期了，正在没日没夜地投入最后迎考的复习。

“你要加油。”

洛栀遥想，你是没有机会再听到我对你亲口说这句话了吧。

——你要加油。

流源坐在教室靠窗的第四排，他右手在转笔，目光却望向窗外小树林里开始疯长的翠绿色嫩芽。好像，我就这样在千里之外听见了，你说，你要加油。

就像你曾经在我打篮球的时候给我呐喊的那样。

[09]

洛栀遥的情绪处在极度不稳定之中。床上的被子会在姨妈不在家的时候揪起来随便乱扔，看到纸制品就有想要撕掉的冲动。

倒不如真是白血病好。洛栀遥想。

“唉呀我快烦死了！！！！！”她大嚷大叫，可是没有人应她，也不会有人骂她。

只是时光在走动，谁也不可能停下来陪着她。

洛栀遥继续扔被子、枕头，站在席梦思床上乱蹦……这些疯狂的行为没有人懂，只有她自己才明白是在发泄，再不然就要成为一个不

折不扣的疯子了。

累了的时候她停下来，安静地躺在床上，潜意识里等待着姨妈下班之后对自己的言语侮辱。在骂声中醒来，她要负责的是给她们两个人准备晚饭。

总之该做的家务她都要一个人全部做完。

“唉，我说你怎么有前手没后手的！切完菜菜板怎么不洗！炒完菜锅怎么不洗！洗完衣服你就忘记晾了！……”诸如此类，姨妈对她的挑剔，一刻没停过。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只是为了要等洗衣机洗完衣服，晾完衣服的时候，洛栀遥看看钟已经十点半了。她有倦意，便关了灯爬上床睡去。

这一夜的前半夜，因为累了，她睡得很沉。

后半夜，不知什么时候刮来的一阵风把窗幔高高吹起。风很大，将隔夜的尘埃卷进屋内。

“栀遥——栀遥——”

我好像又听见了这种声音，在呼喊，在召唤……

“栀遥——栀遥——”声音有了延续，“去落云市——去落云市——木槿巷——”

躺在床上的洛栀遥卷紧了被子。

真奇怪，怎么又是这种声音呢？从心底的某一个角落缓缓而来，盘旋在耳根处：“去木槿巷——找一个女孩子——她就是你要找的自己——”

……

洛栀遥猛地坐起来，一睁眼便是个天亮，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阳光透过窗照进屋内，看见了空气中微微浮动着的细小尘埃。

真奇怪，究竟是为什么呢？和上次一样的声音。

从同样一个在黑夜中无法辨别的方向传来，在耳廓里回响。

落云市到底有什么啊？她想着突然笑了起来，心情是从未有过的愉快和激动。

她不解，为什么这些日子会接连梦见这个声音呀。那个声音告诉自己的，究竟又是什么呐?

真奇怪。

反倒让她好奇了好久，也无奈了好久。

好几个晚上都重复听见同一种声音，呐，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洛栀遥一边惊异地想着，一边打开厚厚的日记本。唔。好像就只剩下最后几页了，就像记忆马上要面临完结了似的。她提笔，把昨夜里让她不解的梦魇匆匆记下。

然后她找了一个比原先更合适的位置，把日记本放好。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8）

[10]

当我伸手想要去触碰的时候，半透明的你，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洛栀遥

我在梦里梦见了一个卖黄果兰花的女孩子，她和我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庞。她挎着竹子编织而成的竹筐，缓慢地穿梭在晨曦弄堂的深白色雾霭里，花香随着她行走过的方向飘散四溢。

“栀遥。栀遥。”她在叫我。

“呐，我在。”

我梦见我在和她说话。

和她聊起一个叫做流源的男孩子的故事。

她说，她也有一个喜欢的男生，叫做夏岸。然后她用手抚摸起我稍有些棕黄的、蓬松的发，我感觉到了一阵酥麻，瞬间流淌入全身。她问我，“栀遥，你呢？你有喜欢的男生么？”

“流源吧。”我有些害羞地说出他的名字，自己的心里却心惊肉跳。

——夏岸吗？是很好听的名字啊。

——流源也不错嘛，让我想到流淌的清泉，是个比较清纯的男孩吧?

然后我们俩相视而笑，我看见她脸上淡淡的绯色红晕。

——唉，你知道吗，流源会煮热牛奶给我喝呐，好温暖的。

——哇噻，其实夏岸和我住得很近，我们每天放学都一起回家呢。他小时候开玩笑说过要娶我呢，只是他妈妈不让。

……

后来，就算是在白天，也能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样子。只是淡淡的有些透明，她依然在对我笑，对我说话，和我聊起那些隽永的往事。

——我在落云市，我叫苏慕晴，你来找我吧。

——我也想去找你呢，落云会不会太远了，呃？

……

每当夜晚降临，洛栀遥坐在写字台旁看见自己在玻璃中反射的影子，就像是看到了那个女孩子。女孩替洛栀遥把黄果兰花别在胸口，洛栀遥低下头来闻栀子的馥郁花香。

“洛栀遥你给我死出来！”房门外姨妈叫，“厕所溢了那么多水你也不用拖把拖干净！”

——哦，对不起苏慕晴，我姨妈叫我。

——没事的，去吧。呵呵。

女孩对洛栀遥笑，示意她快去。

可是，当洛栀遥被姨妈训斥完重新返回房间的时候，女孩子不见了。

洛栀遥的心底顿时涌起一种失落感。

她明白，和那个叫苏慕晴的女孩子之间已经建立起来了一种像玻璃一样的情感，叫友谊。只是她不能想见到她就见到她，她们之间有那样一层薄如蝉翼的隔离。

——我想见到你。

那个女孩子没有出现，也没有声音回答她。见到她的时刻，必须是很安静很安静，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

真奇怪，说不见了就不见了。

——苏慕晴，你说，友情真的是那么瓷脆的物质么？

等待的那头，没有回答。

她用双手握住手心里的金锁，像一个教徒般虔诚地祈祷，她像是丢失了自己的挚爱，难过得想哭。她在轻声说：“苏慕晴，你不要离开我。”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9）

[11]

当我抬起头终于作了那样一个决绝的决定时，对和错竟然不知道变成了哪一个答案。

——洛栀遥

“你姨夫今天回来。”姨妈下班回来，脱去高跟鞋，把她的Dior拎包直直地丢在沙发上。她看了看自己的那个用了两年依旧保持如新的手提袋，满足地笑笑。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丈夫的回来不仅意味着又有一大堆可以比过同事的物质资本，更加能在别人面前证明她老公有多爱她，至少她不是个单身女人。

此时的洛栀遥正在发呆，并没有听见。——这种行为直接扫了姨妈的兴，于是姨妈转瞬开始大喊：“喂，我跟你说话呢！怎么现在连话也听不见了！耳朵聋了啊！”

“你又是限制我的自由又是逼我休学，不听你的怎么了啊！”洛栀遥反驳，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

“唉你个小兔崽子！我就是让你休学了怎么样！你哪点不用我的！都说了自己挣钱呀！替别人养一个只会谈恋爱不会争气的东西，我还不说我赔本了呢！”

“哦哟……算算算，拉倒吧，今天我心情好就不跟你丫的吵了。”姨妈说，“我去机场，你在家把饭给我做了，冰箱里有鱼和排骨现在拿出来化冰烧了，然后弄个汤，其他的菜你自己琢磨吧，你姨夫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

不一会儿就听见姨妈哼着小调出了门，“砰——”的关门声。

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这样一种勇气和姨妈顶嘴，平日里的她，总是乖戾的反常。她会害怕，哪天她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居所。

可是她又想要逃离。

想要安全感，想要没有谩骂和侮辱的清净之所。

洛栀遥觉得自己真是可怜，有一个叫做“寄人篱下”的词，用在自己身上绝对是一个完美的讽刺。姨妈对自己的残忍用“虐待”这个词形容绝不过分，简直像是正比例函数，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压力，呈直线增长着。

从底到尖，一个巨大的跨越，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从未停滞。

明明就是在为难自己。冰箱里除了一条鱼和冰冻排骨之外就没有别的蔬菜了，洛栀遥只好下楼去买。

走在路上的时候洛栀遥一个恍惚，又看见了那个女孩子。

她在微笑。那样甜美的微笑。曾几何时洛栀遥也想拥有的微笑。

她张开的樱桃小嘴的口型上下摆动着，正在说——

栀遥栀遥，你来找我吧。栀遥栀遥，我等着你。

洛栀遥对着空气点点头，心里激动了起来。是的没错，洛栀遥有些固执地想要见到这个女孩子，而不是隔着空气的幻影。

是在菜场门口的十字路口中央，过马路的时候，洛栀遥听见了女孩子的呼喊。她停滞在原地，一辆飞速驶来的摩托车差点儿撞到她。

洛栀遥对此只是一愣，没有太多恐惧的情绪。

“找死啊你！”摩托车司机飞驰而过，把洛栀遥的衣服角吹起来，然后就消失在了身后。

“你看，那个女孩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一旁两个挽着手逛菜场的妇女小声说。“嘿，我看还真是有点儿，刚才那个摩托车差点儿撞死她了，真险。”旁边一个女人说。

洛栀遥呆滞地盯着两个妇女看，妇女不好意思地匆匆被菜场的人流隐匿了。

我才没有病呢。你们才有病吧。洛栀遥在心里回击妇女的猜测。

“苏慕晴，你等我，等我有机会我就来找你。”洛栀遥坚信，一定有这样一个女孩子，是另一个自己。她的好奇心被激发到最极端，恨不得现在就前往落云市。

落云市。那里有她的挚爱和信仰，有她像是成为多年顽疾一样的友情。

之后她终于镇静下来，一头扎进菜场翠绿色的蔬菜里。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0）

[12]

我们都听到过一种牵扯到心理学的疾病，叫做臆想症。

洛栀遥学会了臆想。

幻想的脑海中有一个渐次重叠的影子。她深深地留恋着那个带有黄果兰香味的重影，她深信那是她未来生活中的全部。

只是我们不知道，臆想，对于洛栀遥来说究竟有多么重要，是她的爱和信仰。

在姨妈的残忍下，臆想能够缓解她的度日如年，能让她一点一点地对她想要到达的世界充满希望，在残酷的现实和虚幻交替的碰撞中得到成长和坚强。

说不定哪一次就成为了她心房上的华丽关口。

[13]

站在厨房里就有闷热得快要窒息的感觉。弄椒盐排骨，油炸的时候，油锅里滚烫的油渍迸溅在洛栀遥的右手手臂上，将她弄疼得微微皱眉。

“还好鱼是已经剖过的。”她自言自语。

洛栀遥看了看墙壁上的时钟，然后把所有的菜一一在饭桌上摆整齐，拿出干净碗筷，之后她便回了房间。

“叮咚——叮咚——”门铃声响起。

洛栀遥开门，看见姨妈挽着姨夫的手走进家门。

“你这个死东西都不下来一趟，你知不知道你姨夫的箱子很重的啊！”听见训斥，洛栀遥微微低下头，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孩。

姨夫上下打量了洛栀遥一下：“哟，这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啊，有没有听姨妈的话啊？”

“唉呀你可不知道啊，这丫头片子太难调教了，贼不听话，还死倔死倔的呐！催一句话需要我重复个上百遍！”姨妈赶紧插话。

“姨夫，姨妈，吃饭吧，菜……快凉了。”洛栀遥轻轻地说。

“让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菜呀。”姨妈说，“唉，你不知道你姨夫喜欢吃糖醋排骨的么？在我们家生活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呀！”

“我……因为您喜欢吃椒盐的么……我就做了椒盐的……”洛栀遥解释道。

姨夫回来了，洛栀遥不敢和姨妈吵，她害怕有些势力的姨夫会把自己赶出家门，他不是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只能委屈自己了。

“以后想清楚再下锅！”

“哦。”洛栀遥说完，转身回房间。

“来吃饭！”姨妈在身后喊。

“不了。”洛栀遥回答。

“唉，老公啊，你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呀。”姨妈把头靠在姨夫的肩膀上，一边翻着姨夫的黑色手提公文包。“哇，这个吗？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呀，给我的吗？”

姨夫笑笑：“还能给谁的？我又不是在外面找小老婆的人。”

“讨厌。”姨妈掐了一下姨夫的手臂，“唉，我好喜欢这个天鹅哦，好璀璨，你真会买，我真爱你。”

……

洛栀遥觉得腻歪，趴在写字台前闭上了眼睛。

呐，我听见了，你在喊我：“栀遥——栀遥——”

你在那里，你在花香的围绕下，用棕黑色的双瞳朝这边看过来。

我感觉得到，呐，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期待着我。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1）

[14]

“我这次回来的年休假有半年，我们先去夏威夷度假，机票和签证我办好了。”姨夫从棕黄色的信封里拿出机票和护照，递给姨妈。“然后我托在美国的朋友查到夏威夷的一处别墅房产，我决定买下来，然后我把你签到那里去，就常住了。”

“那个小东西呢？”姨妈指指洛栀遥的房间，疑惑地问，“不会是要让她也过去吧。”

“我们先管我们旅行，让她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反正她又能照顾自己。”姨夫说。

“也对。”姨妈嘟囔，“我们这次去玩得久一点么，我一点儿都不想看到那个死东西，这么多年了你说她妈就把她扔给我们了啊，这么不公平的，早知道当孤儿送福利院养了。”

“这……你就宽宏大量一下把她当自己的孩子呗。”姨夫劝，“身体要紧，跟她生什么气。”

“我才不想养她呢！还不是我那妹妹！你又不知道的咯，她一点也不是省油的灯，烦心啊……”姨妈一个劲地抱怨道。“唉，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要不要给她些生活费？”姨夫问。

“不用。她最好死了算了，不过有她妈转赐她的生活能力，死不了！”

姨妈打开洛栀遥的房门，看见她蜷缩着坐在墙角。姨妈的心里在笑，看见洛栀遥这样就觉得好笑。

“小畜生。”姨妈叫她，“我和你姨夫去夏威夷度假，会很久。你最好在我回来之前死了算了。”说完，姨妈把门重重地关上。

——你最好在我回来之前死了算了。

死了算了。死了算了。死了算了。

你就继续咒我死吧。她想。

这一夜安稳的睡眠让她心情安定舒畅。那样一种声音越来越高的出现频率，反倒成为了自己睡眠安稳的药剂。

姨妈终于要在眼前消失了，明天之后，再也不会带给她任何的痛苦了。

从身体里扎根生长的神秘的玫瑰即将在午夜的月光下绽放华丽的艳红，强烈的好奇心告诉她，驱使她，指引着她：

逃离——即日启程。

女孩，勇敢些吧，去寻找那个未知的，潮湿且温暖的神秘国度。

没有讽刺和伤害，没有烈日和暴风的笼盖，没有夹竹桃和曼陀罗的毒害。前面，星星点点的萤火会为她照明指路，为她轻吟歌唱。

这个美丽的梦境被洛栀遥再一次记在了日记本上。反复翻看着厚厚的牛皮纸制的日记本，洛栀遥忽然笑了。之前的日记里，全是痛苦经历的发泄，唯独这几次以来，都是她所向往的，落云市。

她笑得很灿烂，像暖阳。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12）

[15]

姨妈和姨夫今天上午的飞机。

在他们走后，洛栀遥整理好背包，准备现在就出发。

可是，现在她没钱，不是么？没有钱什么都不能做呀！她开始在房间里到处走，她把能翻的地方翻了个遍。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终于在姨夫挂在房间的门背后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三张绯色的纸币。

洛栀遥欣喜得差点儿叫起来，捏着纸币的左手颤抖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她冲出家门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想要回来的感觉了。是的，是的，永不再回来！此刻，对这个居住了八年的居所连一句“再见”也不想说！

是刻在骨子里的憎恨。

洛栀遥凭着记忆找到流源的家，是依然能够记得的方向。那个男孩，你是否还会记得我的存在，在心的罅隙里，是否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的空白。

“流源，我……要走了呐。”栀遥在嘴边轻轻地自语道。

洛栀遥弯起纤细的手指，抬高，贴在流源家的防盗门上，想要敲门。

但……此时的她没有勇气面对流源。

她怕流源在她眼中变得陌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流源了。

她顿了顿，动作停滞了瞬间，蹲下身去，把背包里的日记放在他们家门口，她希望他能够理解她这些年来承受的难过与痛苦。

她想敲下门跑掉，可，始终还是没有勇气。

离开的时候，她定定地站在门外好久，然后慢慢下楼，望向这个六层楼体的住宅楼，终于有抑制不住的难过，痛哭流涕。

在你面前，我永远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16]

只有在晚上十点四十分才有一班开往落云的火车。

洛栀遥在火车站坐了一天，终于等到火车传来的轰隆声。

她看向窗外的夜和月光，让她好奇的，充满想念的时光如此漫长。

“如果能快点儿到就好了，为什么偏要后天早上呢？”对面床铺的女人奇怪地盯着她看，看她在兀自呓语。洛栀遥趴在床铺上看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景物，只有月亮的光芒是跟着自己的方向走动的。

地球太小，可她想要寻找的世界太大。

她把自己的头埋在白色的被子底下，希望快点儿睡着，睁眼就看到眼前那个充满未知的国度。

——苏慕晴，你等着我吧，我很快就会到达的。

女孩对她笑——好，我等你。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

[01]

她抬头，望天，驻足。

六月的初夏，伴着落云从未感知过的陌生。她有些害怕了起来，不安地触摸着巷子一旁斑驳的石头墙壁，摸着它们细细密密的纹路却依旧只是冰凉，她的指腹甚至感受不到一丝的温暖，浑身开始瑟瑟发抖。

空气中缓缓上升的白色烟雾，是小巷里的人家烧饭的袅袅炊烟。她蹲下身子，捂住空旷了很久正在咕咕叫的胃，饥饿感降临。

已经是离开寂城的第三天。

记忆像是在日光下绽放出的神秘玫瑰，想回眸摘取的时候却被荆棘刺伤了手。陌生感更加严重，把自己淹没，又像是在逃荒的感觉。

落云的昨天好像是下过雨，泛着空气里的潮湿。有人骑过的单车的轱辘踏过水塘，印记未在眼前消失，一直通向前方。

她跑动起来的影子像白色的睡莲绽开。跑出了一会儿，追到了小巷的深处，阳光便不再那么刺眼。身体有坠落感，宛如一个大秤砣笔直地往下坠的力量。

“请问，木槿巷在哪儿？”她深深地记得那个声音，重复了很多很多遍之后在记忆中留下的概念。洛栀遥现在迫切地想要找到木槿巷，那里是她全部的希望。

“不知道。”路人甲摇摇头，然后很快地走掉了。

“啊？不知道哦。”她自言自语道，涣散的目光让旁人觉得她有些病态。

她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从水深火热投入北冰洋的冰冷寒流。是很失望很失望的感觉呀，她想，然后又兀自看看天空。

习惯性的那个抬头看天空的动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依赖，不知道某一天会不会变得变本加厉。她想想自己，以前的以前，那个

房门紧锁的小屋内无论怎样阴霾，就算全部都是浓郁的悲伤，而窗外依旧是晴朗灿烂的天空。

洛栀遥刚刚走过十六岁的十字路口，就已经俨然老得不成样子了。

很久没有近距离地接触外面的新鲜空气，就连皮肤上都有一种痒痒的生理反应。是不是当自由真正降临的时候，又开始隐隐地害怕了呢？她做了深呼吸，然后又把肺里的二氧化碳一口气叹了出来，心想：万事都是有磨合期的吧，总会习惯的。

背上背包，她又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再次踏上寻找木槿巷的路。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2）

[02]

该怎么去形容自己想要到达的那个地方。

像是一个彼岸的上游。

我相信你是存在的，你抚摸我蓬松的发，你和我轻松地聊天，我早就已经把你当做了我的挚友，我的唯一。

洛栀遥笃定地想，你不会骗我的。

[03]

身边都是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

她比较害怕听到和刚才相仿的回答。

洛栀遥走上前去，问一个年轻人："请问一下，知不知道木槿巷？"

"木槿巷？"他停顿了一下，"就在前面不远啊，你穿过这条巷子之后过了一条马路右转就是了。"年轻人指指前面的路口。

洛栀遥的心终于安定了。

这样不就证明，木槿巷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世界上的许多情感都是凉薄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同情或者怜悯。她终于想明白了，原来姨妈对她的所有不公，按理说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是妈妈走之前把自己托付于姨妈，今天的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会不会比现在还要落魄呢。

眼睛里氤氲而起的雾气让她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于是她揉揉眼睛，朝着对街望去。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在自己的前方。

她眨眨眼睛，看得清楚了些。

在许多卖羊肉串的新疆人旁边，那种烟熏烘烤的环境下，有一个卖黄果兰的少女。那个少女蹲在地上，面前的竹篮表面覆盖的白色棉

布上放着许多黄果兰花，是很娇小纯洁的少女，馥郁的香气在大老远就闻到了。

女孩子扎着长长的马尾辫，坐在地上等着顾客的光临。有些涣散的目光像是在打发时间，并没有注意到马路对面的洛栀遥一直在看着自己。女孩有的时候会往花瓣上喷水，因为这样大概可以延长花朵在闷热气息里颓败的时间。

洛栀遥站在原处定睛一看，便愣住了神。

真的，是真的吗！

神态、表情、相貌，以至于身材……所有的所有，都和梦中那个叫苏慕晴的少女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呐，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快看呀，我在这里，我来找你了！你说过你要等我的呐！

洛栀遥充满惊奇地望着对街的女孩。

忽然，女孩的身后开来一辆车。车倏地停下来，带着刺耳的刹车声，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和那个女孩子攀谈了一会儿。

洛栀遥站在马路的这头，其实是听不见的。隐约看见男人口中的烟雾盘旋而上，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那根烟，橘黄色的幽暗的亮光像是星点燃烧着，然后男人把烟头狠狠地摁在树干上，弄灭了。

一连串的动作只有一两分钟，却好像是半个世纪那么漫长。

接着，女孩子便跟着中年男人上了车。

一阵喇叭的鸣笛声之后，吉普车开动了。洛栀遥还没有弄明白那个和自己长得那么相似的女孩，她们甚至还不认识，可女孩早已在她的视线里消失了。朝北边的那端，吉普车开走了，迅速驶离的吉普车扬起了大片烟尘。

少女什么也没有带走，篮子里还有好几朵黄果兰。

洛栀遥想要跑上去问。

“喂！等一下！”话到嘴边，小声喊出来却毫无用处。

等她到达马路的对面，烟尘消散。她很失望，为什么自己不早一些过去，或者试一试鼓起勇气喊出“苏慕晴”这个名字。

她的背影，和卖花女孩一样的瘦小。站在夏天的风中，抱着棉布背包看向远方，那样的目光在表面看上去很有凝聚力，其实却是苍凉的。洛栀遥一直看着少女离去的方向，大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仍然变化着。

洛栀遥低头，看着自己在阳光下被拉得狭长而拖沓的影子。心底忽然涌起了一种寂寞，还有浅浅的担忧萦绕在心头。

轻微的疼痛。

是在为你担心，我确定她是你！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了，一定是你！

那不是我的臆想，不是我在脑海中幻想的缥缈的影子，一定是你！

喂——请等一等好吗？！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3）

[04]

洛栀遥觉得这一刻才真的像是丢失了自己的挚爱。

明明看见了那个真实的你，可你却消失不见。命运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难道，是上帝在故意捉弄我吗？！

到底是不是！

苏慕晴，你到底在哪里！你就真没有看见我吗！我知道你一定是急切地盼望着我的到来，所以我来了！而你呢！你还在原地吗！

洛栀遥急得哭了出来。清澈的双眸缓缓流下两行晶亮的泪，逐渐在下巴处凝成滴状，是一颗酝酿了很久的泪滴。

洛栀遥用手背擦干了脸上的泪，但是被风吹过之后，干涸的泪迹凝成了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生理盐。

我只是突然间感觉到，我的心，好像被谁带走了一块，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呐，是你吗？是你带走的吗？

安全感缺失。

她又忽然想起了那个叫流源的男孩子。现在，她在他的生命里，或许已经算不上重要了。

只是她记得，他牵着她的手一起在放学的时候去樟岭巷的屋顶上看夕阳；她还记得，流源就是那样很霸道地在她十四岁那年抢走了她的初吻。

他和她之间，有着太多洛栀遥不愿意忘却的回忆。洛栀遥甚至想，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和流源一直到高中，或者结婚，生孩子，一直到老态龙钟人老珠黄，故事里永远只有彼此的存在。

心口的疼痛，忽然像是潮水般漫延至胸口，把心脏吞没，激起了心底最原始的窒息般的错觉。

洛栀遥盼望着自己某天可以来去自如的控制时间，赶快长大，她觉得这样就能忘记之前的所有。时间是解药，可以填补心口化脓的伤痕。

天底下最勇敢的孩子，一定是不怕疼痛，什么时候都能做到无所畏惧。

流源，你还记得我么？

我想你，就是现在，狠狠地想念你。

也许某天，全宇宙失去光和亮。或许你早已忘记了我，可是我依然想念你。在这里，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尽头。

想着想着，因为事情的双重叠加，安全感缺失得更厉害了。

这一刹那，洛栀遥刚想转身的时候却有人拽住了她的手腕。瘦得就像是皮包骨头的手腕由于力的作用被扯得生疼。洛栀遥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被牵制着跑动起来。

那是一只有力的手。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4）

[05]

前方三十公分之外是一个男孩子的背影，高大却并不健壮，倒是很瘦的那种。

“唉——你干吗啊——”洛栀遥对着他大喊，由于跑动而连带着的腹部疼痛再一次降临。

他就这样带着她一直跑到十字路口，洛栀遥看见了那个曾经驻足停留过的十字路口，信号灯依旧不顾及一切地存在，变换。

“我认识你么？”洛栀遥慌了神，自己就像是被劫持了那般大叫起来。

“苏慕晴你快跟我回家！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啊？”男生对着洛栀遥大声命令道，而洛栀遥却只听见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女生名字，糊里糊涂的。

“你到底是谁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回家啊！”洛栀遥终于放开了喉咙，然后在渐渐沙哑的声音中喊开。

男生使劲地搬弄了一下洛栀遥的肩膀，让她的脸朝着自己。有些暴戾的动作像是小野兽，弄疼了洛栀遥：“你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啊，我是夏岸，你看清楚我是夏岸啊！你为什么不肯面对我呢，你为什么突然间就不理我了呢？”

夏岸?

没错，就是——夏，岸。这个名字，她反反复复听苏慕晴提起。

洛栀遥比夏岸矮了一个头的距离，她在他胸前低下头，像是一个丢失了棒棒糖的孩子。而萌发出的一种冲动让夏岸多么地想要抱住她，那个他心急如焚想要找到的，苏慕晴。

抱住了，抓住了，逃不掉了。

你就是我的了。

[06]

苏慕晴，你知道我有多难受么？你还记得我们的承诺么，我们说好的难道现在你都变卦了么？那时候你说什么来着，我们要永远一起的，那些流言和飞语都让它们见鬼去吧！

求求你，不要刻意躲着我，好么。

——夏岸

夏岸把她抱在怀里，用温柔的大手抚摸她的头发："苏慕晴，不怕，你跟我回家。"

[07]

"夏岸！我不是……"话到嘴边，却又一个闪念间和唾液一起咽了下去。

其实，想说的是"夏岸，我不是你说的那个苏慕晴"吧。

"你不是什么？你别倔强了快跟我回去吧，你妈妈刚才高血压犯了！"夏岸边说边想起几个小时之前，早晨才发生的那个画面。

"我为什么要回去？"洛栀遥僵持着。

"喂，你有没有搞错，她是你妈啊！"夏岸的血液完全沸腾了，"你难道就不愿意为你妈妈想一想吗？！"

迫不及待的瞬间，夏岸多么想让他所谓的那个苏慕晴回家，而洛栀遥却全然不知对面那个叫夏岸的男孩在对自己歇斯底里地叫嚷些什么。

完全是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却为什么还要这样纠缠不休？

"你妈妈刚才高血压犯了！"夏岸的话语在耳边嗡嗡地响过，像是来回动荡的声波。

洛栀遥抬头，只看见了直直地射入自己瞳孔里的愈发刺眼的阳光。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5）

[08]

那是一幕让夏岸难过得快要抑制不住而抓狂的画面——

晨曦的雾霭被太阳的升起而打破，渐渐消失在愈发强烈的阳光之中。夏岸早早地起了床，在写字台前开始看书。

“岸儿这么早就起床了啊。”听见妈妈的声音，夏岸走出房间，看见头发很乱的母亲。

离中考结束已经有半个月了，夏岸仍然不知道成绩，只能靠每天早上很早睁开眼睛，然后捧起一本名著开始阅读来打发时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本所谓的讲爱情的小说，此时连书名也变得苍白了起来。

夏岸看见母亲额前的皱纹在时光中苍老了，突然涌起一种心疼。

他拿上信报箱的钥匙，转身疾步走出家门。

已经是开始期待成绩的第七天。

如果再没有，恐怕自己连自杀的心都有了吧。夏岸故意撇过头，听见“咯哒”一声信报箱被拧开的声音，顺着视线，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让夏岸欣喜，右下角写着“落云一中教导处”的字样。夏岸很快清醒过来，然后心情豁然开朗。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夏岸“砰”地一声关上信报箱，然后就大步跨回屋里。

“我的小祖宗哟，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激动啊？”母亲正在刷牙，满口白色的牙膏泡沫。像是幸福的味道弥漫在口腔里，宋秀梅很快明白自己儿子举着一个粉红色信封的意义。

“看，这是什么？”夏岸举着信封说，“我被录取啦！妈妈妈妈妈，我考上啦！”

她哗啦啦吐掉嘴里的水，先是一愣，然后冲上去抱住自己的儿子。狠狠地抱在怀里，很多年不曾有过的动作让夏岸的心头更感觉沉

重。而母亲的心里，顿时，就像是血液沸腾的错觉。

时间依旧每秒钟滴答一下，却好像是一个眨眼的间隙就读过了九年整。从小学等到现在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安然躺在了母亲慢慢颤抖的手心里。

当初盼望考上落云一中，就等于有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就可以一辈子都不用愁了。夏岸想，这真是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不用总是回家，不用怀念这个有些逼仄的房子里的气息，甚至不用再经常看见母亲那张愁闷的脸。

笼子里的鸟儿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鸟儿却总是羡慕笼子里的优越条件，就如同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性。

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讲关于城市与乡村生活状况的时候曾提起过《围城》这本书，她说："人类总是好奇未知的世界，围城里的人羡慕围城外的，而相反围城外的人却羡慕围城里的人。"听说过这本书，不过好像是写婚姻的。

非婚姻为然，其实天下物皆然。

但，真正经历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个样子了吧。夏岸想，自己这十六年也不过就是时刻充当着这样一只笼子里的小鸟，越是被主人疼爱，却越是受到伤害。

他叹了口气，靠在了房间的门上，瘫软了下来。

颓靡的样子，甚至，——已不再像是一个高傲的王子。

"哦哟我的小祖宗，考上了难道不高兴么？"母亲站在卫生间门口，朝夏岸的房间里看去。

夏岸直起身，抹了一把脸："哦，没有，我高兴还来不及。"

只是，母亲在走进厨房之前，说了那样一句让夏岸倍感煎熬的后缀——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岸儿啊，进了一中之后要努力学习，千万别走偏了，可别最后走了歪路跟你爸一样。"

夏岸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从心底，像是火山喷发的岩浆一样涌出，异样的且从未有过的仇恨。

肆意蔓延到皮肤表层，握成拳头的手心很快就被汗水打湿了。

是不是可以不用怀念了？

这么多年，除了在时间的老去中却依旧分崩离析的记忆之外，什么也不再变过的一把大伞。无论晴天艳阳还是阴雨绵绵，总是和自己有着巨大牵连的一把伞。

那个属于母子两个人的家。

——就只有两个人也能叫做家？

夏岸想要离开，不再想要有什么瓜葛和纠结。这么多年自己就像是个挡箭牌，遮住母亲心口那道日渐殷红糜烂的伤口，以光鲜的外表在邻里朋友面前发出一道亮丽夺目的光。所有人对自己都抱有殷切的希望，肩上的担子日渐沉重。

每次听到母亲出去买菜的时候在家门口以自己的名义和别人炫耀“我儿子这次又是全校第一名哦”的时候，听见对方说一句“恭喜哦，养了个儿子那么享福”的时候，心里总是无限感慨的吧。

那么有些敏感的夏岸就会想，人家到底是恭维还是讽刺呢？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6）

[09]

停滞住最后一刻，夏岸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事情，冲出了家门。身后是母亲见到夏岸出门的必问之言："嘿，岸儿你干什么去啊？"

夏岸原本想说"我去告诉小晴这个消息"，但想起母亲总是这样询问自己干吗去，心里再次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回避谈不上，也不需要遮遮掩掩，倒是有些许反感。就算不说，母亲也一定会知道。

苏慕晴家就在隔壁不远的地方。

叩响了她家的木门，却很久没有开门的动静。夏岸急冲冲地推撞开木门，冲进苏慕晴家的院子里。他看见苏母昏倒在地上，有些神志不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苏母抱到卧室的床上，然后去餐桌旁，从暖瓶里倒出一杯热水。

过了很久，苏母才醒过来。她看到坐在自己床边的居然是夏岸。

"咦，夏岸，怎么是你？"苏母问，"你知道我们家小晴上哪儿去了么？"

"我就是来找她的，怎么她不在么，还有刚才您是不是高血压犯了？"夏岸看到床头上摆放着的白色药品，上面清楚地写了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苏母从床上坐起来："没事没事，不经常的，巧了被你碰上了。"

"她呢？"

苏母看看窗外："哦，一大早卖花去了。"

"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

"也许，她比较在乎听到那些议论。并不是不理你，只是想静一静。"苏母解释，"我一路走来的，很多东西你们都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持保留态度，你们从小一起玩到大，巷子里都说你们是青梅竹

马，只要你们的交往不出格，我都不会阻止，只是你妈妈好像比较偏激一些。夏岸，阿姨相信你，你是好孩子。”

“谢谢。”夏岸有些不好意思，“我去找她，叫她回来。”

夏岸从苏慕晴家里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忽然觉得坦然了一些，他和苏母，居然能够以这种直言不讳的方式对话。而自己的妈妈，那倔脾气真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妈我出去一趟，中午饭不要等我吃。”夏岸回到家和母亲说了一声。

“你匆匆忙忙又干吗去啊？”母亲在厨房里剁肉馅，中午准备给夏岸包一顿饺子来庆祝儿子三年来收获的巨大硕果。但听见儿子要出门，母亲的菜刀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赶到了门口。

“妈，苏慕晴她妈晕倒了，我去找她叫她回家！”夏岸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回头。

母亲就这样追了出去，那架势咄咄逼人：“你不许去你不许去，你找她那个扫把星干吗——唉，夏岸！”

“妈，”夏岸转回头，“我再声明一遍，不允许你这么叫她！”

“还什么允不允许的，你是我宋秀梅的儿子唉！喂！——”

夏岸老早就跑远了。

曾经以为，苏慕晴就是自己的全部。或者说，占了自己思想的二分之一还要多。

可是当自己身体里很重要的一半突然与自己毫无干系，那样的寂寞和恐惧悄然吞噬了自己残存的余念。

现在当然这么固执地以为。

所以我会把你从我的世界里找回来的，你跑到哪儿也丢不了。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7）

[10]

夏岸看着眼前的洛栀遥，没有看出任何异样之处，连一点点细微的差别都没有。

“苏慕晴我跟你说我考上了一中。”不由自主地，夏岸就抱住了眼前的洛栀遥，然后窸窸窣窣地在洛栀遥的耳边耳语着，“小晴啊，你早就相信我会有这么一天的，对不对？你呢，你考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考上一中？”

“你干什么啊！”洛栀遥努力挣脱夏岸的怀抱，“我不认识你啊！”

“别再倔了，你妈妈不会干涉我们的感情，她刚才已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她不会干涉的不会的！”夏岸说，“你快跟我回去，木槿巷不能少了我们这对青梅竹马啊。”

——咦，木槿巷？

这三个字组成的一个地理名词，对于洛栀遥来说，早就熟悉得再不能熟悉了。

落云市木槿巷，是我天天梦想着要去的地方。

而当我费尽波折站在这个巷口的时候，夏岸，你居然没有认出我，你的苏慕晴不见了，就连我也找不到她了。

我很急，但是，好吧，你非得把我当成苏慕晴。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耳边渐渐没有声音了，所有的嘈杂在瞬间安静下来。洛栀遥的目光变得混乱变得不由自主，却又找不到最终聚焦的那个终点。

就是这样，是的，很好。是那样一个瞬间，洛栀遥在夏岸的怀里，突然冷静了下来。

“好，我跟你回去。”

就这样，很简单，很平淡，很冷静地改变了。

“不过……”洛栀遥说了一半突然停住了，因为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不过”些什么。

“什么？”她知道面前这个叫夏岸的男生会很快地接上话茬。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顺口就说了一个“忘了”。

是借口吧?

洛栀遥，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8）

[11]

宛如一个原点朝着相反方向射出的绵长射线，动点跳跃，变成了无限延伸的直线，穿越了漫长的几光年。洛栀遥的小腹又开始剧烈地疼痛作俑，手心里溢出了黏稠湿滑的汗水，它们贯穿在蜿蜒曲折的纹路里。她把头靠在了夏岸的肩膀上，然后捂着肚子。

她是庆幸现在的自己可以靠在一个陌生的男生肩膀上。

而夏岸眼里这个娇小女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一模一样，简直是一模一样，百分之一百就是苏慕晴，刚才的那些不承认只不过是借口。

你无论如何还是不可以离开我的。夏岸想。

“你那个又来了吧？”夏岸关切地问，“怎么，你们女孩子那几天的时候就真的这么痛苦么？”

洛栀遥的脸上浮现了一层红晕，一直延续至耳朵根。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样的氛围，说什么都是略显多余。美好的情境就像是一张薄而透明的纸，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才能不破坏它。

嘘，这时候——

该死的自己，好像又想起了流源。曾经也这样关心过自己，会给自己买牛奶，给自己呵气暖手，为自己冲泡红枣糖水……甚至会记得自己每个月那几天的日期。等到体育课的时候流源会帮自己跟体育老师请假，洛栀遥坐在室内篮球场的墙角处，然后会听见无数女生故意拖得很长的“哦——”。

都是一幕幕洛栀遥视为心底最珍贵的记忆，那些原像被放大无数倍却依旧清晰，谁也夺不走抢不掉，它们通通只属于两个人——流源和洛栀遥。

而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以后，也就是现在，他是哪个女孩子的王子了呢？

洛栀遥是害怕失去的，很怕很怕那样不经意间的掠夺。而上帝偏偏让她失去了她所挚爱的爸爸妈妈，甚至还有在指尖滑过的爱。

温暖的，滚烫的，炙热的，疯狂的，生长着的，无法割舍与触摸的——

爱。

就算在这样的失去之后，心里还是默默感觉得到自己曾经幸福过吧。

“还疼？很疼么？”

夏岸的心弦绷紧了，他多么心疼眼前的那个女孩子。他知道她有痛经，而且像是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没，我习惯了呢。”洛栀遥终于开口。

他和她都是固执的。

她固执地来到了这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城市。

而他却固执地认为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就是从十多年前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的那个女孩子。他看不出有任何异同，所以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吧。

其实真正的她早已走远。

自私的天性以及许多情愫的缠绕，好像根本没有在乎夏岸的感受。

从苏慕晴消失的那一刻开始，洛栀遥的眼前就没有再重复出现过那个女孩。

——棕黑色蓬松头发的女孩，在镜面效果前出现的娇弱的半透明色的女孩，陪着自己讲述那些故事的女孩，给她安全感和所有的依靠的女孩，曾经陪着她度过漫长岁月的女孩……

你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请快点儿告诉我啊！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9）

[12]

左边第三根肋骨后面的小空间，一天天变得更加窄了。因为填充进了很多很多的秘密，负荷重了。是不是心房原本就很狭隘?

掰算一下，自己的小小心脏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那些，别人不知道的，鲜为人知的，被冠名叫做“秘密”的物质。它们有时候会遇热膨胀，会腐烂，会发芽，会一天天生长，会开出罪孽的花。

洛栀遥轻轻地靠在夏岸的怀里，可是却想着太多太多的事情。

是因为习惯了咯?

顺理成章的，洛栀遥想要把遇见夏岸以及今后有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统统归算作秘密。有的时候那些永远被埋藏了的秘密，就像空气中含量仅占0.94%的稀有气体一样稳定，它们在一般条件下不会和其它物质产生反应。但有时候，它会演变成另一种元凶，就如同MnO2一样。

$2KClO_3 \rightarrow 2KCl+3O_2\uparrow$。

这个式子里反应条件是要加入MnO2，二氧化锰，是催化剂。

一种好像是威力很强大的东西，只因为一点点的化学变化。

就好像是你的出现，让我全身的神经都在某一个特定的瞬间绷紧。

在你面前，或许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了。

你却仍然没有发现。

[13]

“嗯，好了，走吧。”两人的食指是那种拉勾勾的轻微弯曲，触碰在一起。

她说，嗯，好了，走吧。

说这话的时候，洛栀遥心里颤颤的，像是一只小兔子。

“哎，你等等。”没走出多远，夏岸就停了下来。

“怎么？”洛栀遥自然地抬头，目光清纯如雪水，凝聚在那样清澈的另一双眸子上。一个相交的句点，向外发散出独特的力量。

“你还没吃饭吧？”夏岸问道。

“吃了呢。”

“你等我一下。”

洛栀遥站在原地，看着夏岸跑到一家馄饨店，以飞快的速度拎了一袋子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然后递给她。他打开盒子，里面是热乎乎的小笼包。尽管在夏天，小笼包的热气依然蒸腾在空气里，香气四溢，果然很引人注目。

“啊——张嘴。”夏岸用筷子夹起一个小笼包，送到她的嘴唇旁边。

“我吃过了呀。”洛栀遥淡淡地笑道，宛若天使的单纯。

“再吃一口嘛，乖乖的。”此时洛栀遥的心像是一块正在溶化的冰块，一半已经耐不住温暖，溶化成一摊透明色的水渍。

很幸福的香味和画面在初夏的尾巴上，留下那么鲜明璀璨的记号。

洛栀遥就这样，很乖很乖地，在夏岸那个充满巨大的母性和温柔的怀里，狼吞虎咽地吞下了三个小笼包。清淡的口味让洛栀遥失去了防备心，于是轻而易举地打开了胃口。

“看吧，还嘴硬，看你这个样子就是早上没吃饭。”耳边是夏岸责备似的关切，口吻轻柔。“你以后别再这样折腾自己了，乖乖的也不是不好。”

“我明明吃了的呐。”声音小了下去，然后在还没有到达夏岸耳边的时候，已经扩散到全无。

夏岸只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永远永远都只会在一个女孩子面前放下架子，甚至可以为她粉身碎骨，还有放下那其实一文不值的尊严。

其实，那些所谓的清高，总是由无数细微的复杂，讲一辈子也讲不清楚的理由。

但，对你永远只是那百分之百的温柔。

It only belongs to you.

只属于你。只属于你。

胸口开始的剧烈喘息，像是一汪蓝色的海洋波澜起伏，那个潮湿且隐藏巨大秘密的地方又生成了一种新的物质，好像叫做：依赖。只是，这样物质的组成，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清楚。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0）

[14]

绕过了这条大街的第二个弄堂，是我很久就想去的地方。

喂，栀遥栀遥，那个声音你还记得吗?

嗯，你终于找到了。

——洛栀遥。

青石板路显得悠远漫长，尤其是和你一起独处的时光。

“呃，马上，就是你十六岁生日咯。”夏岸说，“怎么庆祝呢？”

洛栀遥受到了惊吓，没有回答，脑子里笨重的机械齿轮在某一刻停止运转，停滞不前。她的指腹触碰到墙壁泛起微凉，墙角处是深绿色的苔藓。那样麻麻赖赖的触感，就像是在听到自己“马上十六岁生日”时候轻颤的错觉。

苏慕晴的生日居然也和自己一模一样?

那，这样的话——还有三天就要生日咯?

该怎么度过这十五岁的最后三天呢，是不是该小心翼翼一些?

洛栀遥低头，同一个瞬间耳边掠过的一缕声音，“提前和你说，生日快乐。”

都快忘记了生日是什么时候，就和那些曾经还记得很清楚的所有知识点一样，是一个所谓的逐渐淡忘的概念吧。

哦，流源记得。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1）

[15]

夏岸牵起洛栀遥的手。

是那样一种温度，当手心的汗水溶化在了夏岸的手心纹路里面。

曾经，歌德说过，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就是你站在我面前，我还是那么那么地想要抓住你，永远吝啬地不肯放开。

就在二十米之外，宋秀梅果然站在路中间。夏岸牵着洛栀遥的那只手下意识地放开，揣进口袋里若无其事的样子。

“喂你怎么了？”洛栀遥疑惑地问道，而后只看见夏岸一个提示性的眼色。

两人的目光都同时转向前方，一个双手叉腰两条腿叉开一直站着的中年女人，像是一株屹立不倒的松柏。

“我妈。”夏岸说。

“你去跟她说清楚呀，我们又没干什么呀，解释清楚不就完了。”

“我妈她……”话到嘴边又咽下，夏岸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难道要让自己说“我妈她其实很讨厌你，她背地里骂你是扫把星”么？

洛栀遥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夏岸就快步走上前去了。

“阿姨，夏岸回来了，你把他带回去吧。”

“你怎么不好意思说，都是你乱跑然后我家岸儿就去找你了呀，你以为你是谁啊！她是我儿子你知不知道啊？我儿子考上落云一中了不可以早恋的呀，你说说看，你勾引我家岸儿几年了？你们才几岁啊，都是小屁孩懂个屁啊？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许再找夏岸，听见没！我们家岸儿跟你没关系！”

洛栀遥就这样看着宋秀梅冲到自己的身后，朝夏岸身边走去。擦肩而过的时候带起了一阵风，然后就听见“啪——”一个很响亮的声音响彻在小巷里，把空气搅乱了。

夏岸就这样被宋秀梅拉着绕过自己的身边，进了家门，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哦，勾引。

多好笑，多悲哀。

洛栀遥看见夏岸尴尬的目光，竟然一时不知所措。

对面的门打开，吱吱嘎嘎的推门声。

“小晴你回来啦？怎么了，外面怎么这么大动静？怎么了呀？”母亲站在门槛处看着面前的女儿，然后把她拥入怀中。

洛栀遥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母爱的感觉。渗透进心灵的力量，盖过了所有的寒冷。洛栀遥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感觉，在最无助的时候，她何曾想过有一个女人能够给自己这样温暖的怀抱呢？

“妈，我错了……”

“以后不要乱跑了啊，咱好好的，什么也不要想，小晴你听见了么？”然后母亲什么也没有再问，就进了房间。

宽容和谅解，是洛栀遥从未享受过的待遇，她的世界里永远只有封闭，永远只会有姨妈看似简单实际上最无情的咒骂：“臭丫头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你去死吧。

很多很多遍，几乎每天都会听到的诅咒。在来到落云市之后就全部消失了，心底涌起了一种轻松的畅快感。

洛栀遥羡慕苏慕晴，羡慕她，甚至有些嫉妒呢。

既然这个家那么轻松那么幸福，苏慕晴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你去哪儿了呢，你明明比我幸福。

洛栀遥想要留下来，是真的想要留下来。这里最起码有她缺失了近十年的母爱，那种细腻如流沙的感觉覆盖在皮肤的表面。

是很小的时候，老师要求写过那种母爱的文章。同学们站起来，大声地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所谓的范文例句。只是唯独轮到自己，却不

好意思念出来。文字的背后是怎样一个无法用补丁弥补的缺口，没有人知道，印象完全淡化。

是更小的时候吧，就忘记了母爱到底是怎样一种渐次模糊了双眼和内心的概念。

酥麻的，唤起对母爱强烈渴望的触觉。

Chapter.2 留夏之沿•方格（12）

[16]

早早地洗了澡之后，洛栀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抚摸着这个小房间里曾经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黑夜降临，月亮在窗户外面的寂寥苍穹上方孤独地悬挂着。那个缺了一大块的玉盘，深深浅浅并不规则的颜色就像是破碎的一张脸。

有些忧愁的样子。

深夜十一点，隔壁房间里的她已经睡着了，有轻微的鼾声。洛栀遥坐起来，凝望着窗边的月亮，却怎么也无法入睡。

洛栀遥透过窗户看见对面的房子里还有光，橘黄色温暖的光线。夏岸还坐在写字台旁写着东西，但是只是模糊的重影，像是寂寞故意打造的氛围。

你不在了，你不在我的身边了。记得自己几个小时前明明还依赖过你的。

那个巴掌是因为我而挨的，是吗?

那么，对不起。

洛栀遥闭上眼睛，安静下来。耳边有振翅的声音，嗡嗡嗡的，和那个夜晚一样的声音呀。就像巨大的翅膀互相而过，卷起了潮汐，扇动了周围透明的空气。

“栀遥——栀遥——去落云市，去找木槿巷呀。”

洛栀遥想起几个月前的某一天晚上，听见了这样轰隆的响声，翅膀震动的声音，伴随着轻轻的呓语喘息。她从床上猛地坐起来，而身边却是无尽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把自己包围着，整整一年呐。

嗯，是做梦了吧?

再后来，洛栀遥就看见了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那个半透明的身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她生活里的某一种慰藉。

像是一种解药。

[17]

直到今天，我终于知道，哦，这原来不是个梦。

我到达了我所想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原来一切都存在过。过去的就过去了好了，让原来的原来，所有的所有，都永远地尘封上吧。

请记住，从现在开始，我要告别洛栀遥这个名字。

对，就是你，你们，所有的人。

请叫我苏慕晴。

我就这样有些可耻地替代了她，竟然没有人发觉。

有那么一刻，我就这样呆呆地怀念起了苏慕晴妈妈给我的温暖怀抱，好像是遗失多年的温暖顺着冰冷的海域渐渐流向我的心房深处。

妈妈，那我的妈妈呢？我七岁以后，你就再也没出现过，你知道我现在过的生活吗？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呀？

两行泪慢慢滴下来，没有声响。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1）

[01]

寂城的夏天焕然一新，披上了翠绿色的新装。一切变得燥热，阳光在一光年之外一点一点地蒸发着空气中的水分，侵蚀人们的耐心。

青春就是这样，如同装有葡萄糖和药剂的盐水瓶一样，一点一滴流淌干净的。那些记忆，从针孔渗透进皮肤里，刻下蜿蜒的纹路。一点一点，直到心脏，循环在每个人的身体里。

所有人的青春都是无法再次来过的，没有人享有例外的特权。

一次次，好了伤疤却忘了疼。

在这个夏天的开端，所有的所有都随着中考的离去而永远地被抹杀在记忆之中。

在这个名叫“寂城”却实际上很喧闹的北方小城市，有这样一个男孩子。出生在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很平淡地过着日子，偶尔有些小小的叛逆，成绩并不是很好但也不算落后，有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打篮球，会偶尔耍酷也很会关心人……总而言之，很平凡的一个男孩子。

他叫流源，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熟悉呢？就是那样一个被命运桎梏住的，命中注定将要平凡一辈子的男孩子。

[02]

上午十点的学校篮球场。

太阳炙烤着地面，把影子投射向西边，短促的一小片黑暗。流源从奔跑的状态停了下来，伫立在原地，抹了一下悬挂在太阳穴上的汗珠，然后用手遮挡住额头，抬头望向天空。

一片模糊的白光，刺眼得看不清楚。

“喂，继续啊，愣着干吗？”一米之外，另一个男孩子对流源的突然停下表示匪夷所思，抹了一把汗，就顺手甩到了地上。

落到地上的汗滴很快就被干涸的球场地面吸进去，淡去，没有痕迹。

“等会儿，歇会儿吧，有点儿累。”流源走出球场区域，然后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一个女孩子小跑过来，递给流源一瓶水。流源抬头，看见女孩子画得很精致的妆，娃娃脸。

女孩笑着说：“流源，给，拿着。”她把饮料递给他的时候，目光刻意地躲闪，像一只惊慌的小鹿。

“喂，你不是吧，天天都锻炼了，还累？何况平时也没见你累过啊。”队友那种上下打量的目光最后定格在某一处地方，视线的中央。“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星期就比赛了哦，那帮人挺强的，无论怎样也要赢下这场比赛啊。”

“哦，知道了。”他说，“我一会儿就来。”

又开始了运球，然后投进了一个漂亮的三分球。女孩子激动地跳起来，然后大叫：“哇噻，流源你真帅！爱死你了呐。”那种小女生很矫情的声音，响彻在篮球场的上方，迂回在空气中越传越远，直至扩散到消失。

就当是没听见，很好，很好。

流源的耳朵里，仅仅只听得见篮球落地的钝重声响，其他的都忽略不计。很有自知之明，自己并不优秀，不算是拔尖的那个，也不算是长得最帅的那个。但是，面前这个叫颜梓诺的女孩子，就像是跟屁虫一样，不依不饶地喜欢了自己好像很多年。

其实真正属于我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呀，我也没有足够的资本让你那么执著地喜欢我。

你好傻。

每次，颜梓诺对自己这么好的时候，流源真的很想说些什么。但是不善言谈的他总是能自动过滤一些自己不需要的杂质，平静地接受着这一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流源只是把颜梓诺当成妹妹一样去看，其他的感情别无了吧。

他和她的父母曾经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关系融洽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不分你我。他记得小的时候和颜梓诺一直到小学毕业都在一起，有时候爸爸妈妈晚上上夜班，流源就被颜梓诺爸妈接回家，晚上和她睡在一起。她很高兴地跟他说："流源哥哥你和我睡在一起吧。"都是小孩子，其实什么也不懂。熄灯之前流源给梓诺讲故事，然后把她哄睡着了。

这时候流源听见颜母在外面小声地说："你看呐，流家那小伙子和咱女儿多配？干脆给他们定个娃娃亲算了，咱这亲家关系也好嘛。"

"你看你乱点鸳鸯谱嘛，这以后还不一定哦。"两人笑起来，很不正经地讲着笑话。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静谧笼罩着。

颜梓诺突然睁开眼睛，在流源耳边小声地说道，流源哥哥，我喜欢你。然后她亲吻了他，侧脸宛若火烧云，烧红了一大片。

哦，流源哥哥，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一晃，直到现在，已经很多年。宛若一颗小小的种子，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长大了就会开花了。

情窦初开的心，最简单的生长过程。

记忆纷至沓来，那段长达十一年很单纯的时光。就这样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女孩儿变得很漂亮，是学校里的校花，而另一个则变成了有风度的小伙子。

但是，友谊，所谓的互相依赖的友情以及其他，十几年抑或是几十年的感情，也总会有变质的那一天。

流源相信，他信这个，这简直是一个最好的告诫。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2）

[03]

“你先回家吧，我还练会儿呢。”流源一边投球，一边跟颜梓诺说。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只是嘴上过一遍。

“我陪你吧，一会儿你陪我逛街去吧，我要买样东西。”

“改天去不行么？我这一身臭汗的，你不嫌弃？”

“安啦，没关系啦。”颜梓诺露出一个很漂亮的微笑，漾在脸上，妖娆得像是一朵白色的曼陀罗花。毒性诱惑着流源身旁的男生，禁不住让他神魂颠倒，可是流源体内早已有抗体，这对他丝毫没有作用。

流源匆匆喝下塑料瓶里的最后一口水，然后想了想，说：“我看还是算了吧，改天陪你去吧，待会儿回家吃饭了，今天下午好像还有事儿。”

“哦。”颜梓诺失望地离开，小跑着跑出校门，揉着眼睛抹了眼角的最后一滴泪。滴在地上，如同汗水一样在阳光下蒸发。

我以后再也不会为你哭了，再也不会求你，再也不会为难你。她想。

在我的手心里，有一些脆弱如荏苒般的碎片，是那张兜兜转转了多少年的电影票根，早已同化在了手心的汗水里，倏地一晃，也终于到了最后的期限。

“喂，流源你知不知道你很过分唉？你把她弄哭了你知不知道？你就算陪她去下会怎么样啊？”身旁的男生使劲地推了他一下，然后开始质问他刚才对她说话的语气以及内容。

“她哭了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是她的谁，我有必要吗？”流源的嗓音开始变大，“你喜欢她你可以直说啊，我又不喜欢她我不喜欢她！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喜欢她那你去追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初中三年我算是看错你了！流源你他妈的算个什么玩意儿？”男生在和他大吵了一架之后，冲向颜梓诺消失的方向。

你去啊，你去啊，我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所谓的好哥们都是个屁，在女人面前什么都不是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原地了，你去啊你去啊！

我喜欢的人，永永远远只有一个，我的天使，我的公主，我的洛栀遥。即使她早已消失，早已离开，我们总有一天不见不散。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我亲爱的你。

男生在校门口不远处的一个墙角找到了颜梓诺。她把全身的重心都倚靠在灰黑色的水泥墙上，墙壁是温热的，吸收了阳光散发的温度。她抬头，深深地呼吸。因为哭泣过，所以变得呼吸困难。

很久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了，她或许早已意识到，自己和流源没有结局。

只是有一条被时间拉得很长很长的隔阂，无法逾越的黑色沟壑。

男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拭去了她眼眶里积聚的泪水。颜梓诺闻到了男生身上独有的汗水味，或许还夹杂着几分荷尔蒙的味道。

“好了，不许哭了，那我陪你去逛街吧。”男生平静下来，对颜梓诺说。

“谢谢，不用了。”颜梓诺眨眨眼睛，睫羽耷拉下来，泛上了一层凛冽的痛觉。她回头，看见男生还站在原地。“其实你不用那么在乎我的。还有，流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别因为这个就把哥们感情弄僵了啊。”

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最在乎你的那个男生，没有人比我更在乎你啊。男生在心里狠狠地想。

好哥们儿？我居然可笑到去喜欢一个喜欢了自己哥们儿那么长时间的女孩儿。是的，没错，这就是哥们儿？但是，哥们儿之间，女人是不可以同享的。好的，流源，既然你让我喜欢的女生哭，那么我也会让你难过到哭不出来。

你等着。

男生一个箭步冲上前去，顿时轻轻地牵住颜梓诺的手，然后对她说：“流源她根本没有喜欢过你，你知道么？你每天放学的时候他都那么不屑，我看了多心疼你知道么，流源他早就有喜欢的人了呀。”

“是谁？”颜梓诺顿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

“反正不是你。”男生先是坚定地说，然后转为委婉，“其实我很早前就喜欢你了。”

“哦，是吗，那谢谢了。”颜梓诺再次一路小跑，然后加快了速度疯跑起来，翾跹的白色裙摆随风拂动，像是一只轻舞飞扬的蝴蝶。最终，在她绕过这条街奔进了一条巷子之后，消失在了男生的视线里。

流源站在校门口，远远地看见这一切，摇摇头叹了口气。

居然，真的可以，为了自己自私的所谓的感情，出卖朋友之间的秘密。

友情他妈的算个屁！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3）

[04]

颜梓诺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屋顶。她坐在有些许烫手的瓦顶上，眺望远方。

头顶是广袤的蓝色天空。她躺在上面，然后把刘海捋下来，遮住眼睛。半眯着眼睛，视线里是被发丝割碎的天空。

樟岭花苑公寓25号1201室，颜梓诺的家。正午十二点，开饭时间到了，桌上全都是女儿爱吃的菜。颜磊从满是油烟的厨房走出来，端着一盘糖醋排骨走到桌子旁，看着一桌子的菜，心满意足地笑笑。

“梓诺啊，吃饭了！”他对着女儿的房间喊道，“看爸爸做了什么，全都是你爱吃的菜呀！”

没有反应，颜磊继续喊道：“颜梓诺！梓诺啊，你不出来了？”

“我看你就是更年期提前了。”张晓华怀里抱着一堆从阳台上收下来的衣服，“咚咚”地从木质地板上踩过去，一边说道，“女儿上午不是出去了嘛，出去了你让她现在回来嘛，不可能呀。”

“你看看都几点了这个，像什么话这个？一会儿饭菜凉了还不回来，那不是太不像话了嘛。”

“哦哟，再等等吧，说不定在回家路上呢。”

很快，半个小时过去，父母两人开始如坐针毡。看着分针旋转了一百二十度角，而女儿还没有任何回来的迹象。

“颜磊，你说她到底哪儿去了啊？急死我了呀，我们不能这样干等吧！”母亲急得从沙发上站起来，然后用目光质问父亲。

父亲好像一向是成熟稳健的，他不紧不慢地说：“女儿就是丢了，你能有什么办法？得了得了，再等等吧，肯定会回来的。”

“不行，我得找找！”母亲坚定地说，好像找不到女儿就会去自杀一样，整张脸都板起来了。

“你上哪儿找？颜磊你就说你上哪儿找吧？”

“你有没有她们同学的电话？”父亲问。

“有，你等等啊。”母亲匆匆忙忙地进了女儿房间，打开抽屉找出电话本。

电话逐一打过去，回复过来总是让人失望的“颜梓诺不在这里”。多愁善感的张晓华差点儿就哭了出来，一边捂着脸一边念叨着：“梓诺啊，我的宝贝啊，你去哪儿了呀，你要急死妈妈啊……”

“唉，你说会不会在流源家？”母亲问。

“不……不会吧。”父亲的脸色一下子煞白，像木头人一样呆滞住。

好像冻结住了，就在这炙热的夏天，也化不开了。

“我们好久没有和他们家的人联系过了，很长时间了吧。”许久，他补充道。

张晓华到饭桌前喝了一口水，继续说：“咱女儿喜欢流源，真的，我上次看她日记里写的。”

“什么？……晓华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她没吱声儿，没再重复，只是叹了一声很长的气，自言自语道，哎，梓诺她爸，好像，咱以前开的玩笑，真的验证了。

带点儿玩笑似的疑问语气，在空气的凝重沉寂中收尾。

就在家里的空气快要濒临死寂的时候，蓦地，门开了，首先看见的是颜梓诺垂下的头。她连话都没有说一句，径直回了房间。电脑打开，音乐播放器双击点开，只有一首歌曲循环播放着。

循环了很多遍的歌，莎拉布莱曼的《This Love》。很天籁的声音，却有些悲鸣的旋律，低低地回荡在房间里。

“This love...This love is a strange love...”

房间的门被敲了很多下，次数已经多得数不清楚。是父母对自己的担心，独有的急促。可颜梓诺没有理会，只是趴下来，木讷地玩弄着桌上的玩偶。

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却还是得不到。空的，都是空的，全是虚无。爱情是骗人的吧？什么爱情，什么狗屁，我统统得不到对不对？

因为我拥有过的所有的幸福都比别人多，所以要拿我那么想要得到的爱情来做交换对不对？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虚掷青春。费尽心思却得不到你的爱。

你永远吝啬地不肯赐予我的，爱。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4）

[05]

翌日清晨，初升的第一缕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从透明的落地窗户照射进来。

床头的闹钟显示的时间是九点半。

自从中考结束之后，暑假的每一天都好像特别轻松，无所事事。怎么形容呢？嗯，闭眼的时候是黑暗，而一睁眼又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天亮，和中考前那段魔鬼训练的日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完全颠倒。

台风早已过去了，所剩下的，都是明媚且刺眼的艳阳。

颜梓诺慵懒地从床上爬起来，就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就像物理课上曾听过的“轰动世界的几杯水”一样，往啤酒桶里多灌一杯水，因为压力过大，超过了啤酒桶能承受的负荷，所以会炸裂。

昨天，就好像是那么长时间之后，自己对流源爱慕之情的最后期限。

但，很不能自控的，再次涌起了丝丝眷恋。

颜梓诺今天想要去找流源，一个人安静地走在由梧桐树遮挡阳光的马路上。其实自己并不是那样招人讨厌啊，身边喜欢自己的男生还算是蛮多，但她一个也看不上。

她心里只有流源，她的王子。

可是现在她累了，她想要一个依靠。

她走到流源的家门口，正准备敲门的时候，却看见了门口处的地上安静摆放着的小本子。竟然是一本日记，日记的最后一篇到不久前的日子终止了。草黄色的记事本封面，只用掉了本子的一半，还剩下大片空白页。

颜梓诺从第一篇开始看起。映入眼帘的是一篇篇让她羡慕的钢笔字，小巧袖珍，字里行间都是一种女孩子的味道。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5）

[06]

2月6日，大雪。

今天是大年三十，她和她的亲戚都去吃年夜饭了。

窗外有烟火，银白被烟火染成了彩色。

新的一年要来了，我感觉到了寒冷。

栀遥栀遥，你孤单吗?

栀遥栀遥，你幸福吗?

栀遥栀遥，告诉自己，你是在想他吗?

2月20日，晴。

她今天又骂我了，不小心把桌上的水瓶弄翻了。她骂了三声“你去死吧你个死逼丫头”，很难听。

好的，如果可以，我还真想去死。

逃走，不回来了，永远。

学校应该开学了吧？其实远离了学校感觉也挺好的呐。刚才爬上桌子擅自打开了窗户，有点儿冷，但是外面有阳光。看见了枯萎的藤条，没有花朵。

开始盼望夏天了。

流源今天到楼下喊我名字了，我听见了，我确信我是听见了。

你仍然在乎着他吧，对么？洛栀遥，你怎么可以。明明说好了要忘记，却总是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么就不要许下承诺。

玩不起的人，必定要踏进输局，输得彻底。

我听见他喊了很多很多遍，可是我没有回答，不想回答，不想记得。

让我忘了好了。

4月27日，大雨。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半夜醒来的时候被吓到了。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去落云，去木槿巷。

真是好奇怪的事情呀。

落云。木槿巷。那里到底有什么啊?

真奇怪。搞不懂为什么会听见这样的声音，难道是幻听?

可是，栀遥栀遥的叫我的名字，有好强大的诱惑力。我很好奇，那里到底有什么。

5月4日，多云。

我又听见了这种声音，重复着和上次一样的地理名词。

我越来越好奇了。

5月15日，晴。

我看见了你半透明的脸。你跟我打招呼，抚摸我的头发，我喜欢那种感觉。

我听见了你的心跳，我知道，你一定是存在的对不对。

你的名字很好听，慕晴慕晴，沐浴阳光。

你一定很幸福，怎么会来找我呢。我好像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那种感觉绝不是孤独的。

我毅然决然相信它是存在的。

苏慕晴，我一定要去找你，等我。

我不再试着在难过的时候想念流源了。

慕晴慕晴，我只需要你，我想。

你才是我的唯一。

……

……

落云，我来了，苏慕晴，你要等我。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你是我最珍贵的人，唯一，The only one.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6）

[07]

那些字，在颜梓诺的眼睛里渐渐模糊，焦距太近，看不清楚。

重叠的影子，仇恨的重生。

刚刚说过要忘记的，又想起来了吗?

只因为，有一个那么那么熟悉的名字，存在着。通过介质传播和生长的一层厚厚的隔阂，分离了你我之间的距离，哪怕原本那样单纯地以为我们近在咫尺。

即使是一个满世界纷繁错乱的天涯。

——流源。

难道是，所谓的，缘分么?

一定是的吧。

她的心底滋生出一种想要把这本日记占为己有的念头。可是，想也不用想这本日记是留给流源的。可就是这样的理由，让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越来越深，以疯狂生长的速度扎根在心里。

好奇心害死猫。

难道故意想要让自己看到?

犹豫的感觉，在心里升腾出透明而轻巧的泡泡。啵，破了。然后继续，无限循环，反复。

[08]

从瞬间的缝隙里生长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刺眼的阳光从窗棂外倾斜照射进屋内，刺入颜梓诺的瞳孔，速度很快地收缩。长发在阳光下显现出健康的咖啡色，少女迷茫的眼神没有与哪样东西的影子相交。

虽然自己知道我不是你的公主，但还是不甘心让你离开。

让我享受和你独处的最后一段时光，你会愿意么?

你会答应的吧，不会这么狠心，对不对。

从她早上去了图书馆带回来那本日记开始，她一直是一个人十分安静地坐在写字台前。她没有勇气再翻一眼那本东西，像是一个不安分的小恶魔在心里作祟。

过后，心情沉淀。她习惯性地捋了刘海，慢慢地起身，深深地呼吸，均匀地吸气吐气。她打开房间的门，走到客厅，佯装轻松地站在正在看电视节目的父母跟前。

终于决定了，好了，不更改了。

“妈，我想出去旅游。”

“去哪儿啊？”妈妈看见女儿梓诺眼睛里渗透出的丝丝倔强，从小到大一样，那种属于女孩子公主般的任性。

“南方一个听说很漂亮的小城，没污染的，我想去看看大自然。”颜梓诺说话的时候都不敢正眼看妈妈，生怕她看出什么破绽来。

“真有那么漂亮？”

“我们班同学都去过了，她爸搞摄影的，拍过照片给我们看，可漂亮了呢。”

“可爸爸妈妈单位里都有事走不开呀，要不等到八月你爸爸休年假的时候带你去？”妈妈一同往常地带有征求意见的温和目光。

“其实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要不我叫上我同学一起去，有家长去就不好玩了呐。”

妈妈转念一想，说：“两个女孩子家的，叫人多不放心。”

“没事没事的，我们俩生活能力都很强的，一定不会出事的。”颜梓诺的微笑里包含了一些逞强，其实她本来就是脆弱的。薄得像透明玻璃纸一样，易碎的玻璃娃娃。因为宠爱，因为唯我独尊，因为骄傲，因为所有能够炫耀和引以为豪的资本。

妈妈笑笑：“我看未必哦。那行吧，我同意你去，你什么时候去？和谁一起去啊？玩多长时间回来啊？”

“和小念一起去，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呗。”

“瞧你这孩子……”妈妈叹叹气，最终还是把心放开了。

回眸的时候看见妈妈稍有担心的表情，颜梓诺却笑了。她成功地骗了妈妈，骗她说是和小念一起去。其实她和小念早就不是朋友了，因为小念也喜欢流源。当然妈妈不知道，自己的朋友正在随着学期与季节不停地更迭。

友情算个什么东西？还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无声话剧，台上的人只是装装样子进入剧情，演给台下的人看。

明明是沾了自己的光，可是却依然什么也没有得到。

流源喜欢的，分明是那个自己一直以来未知的洛栀遥。好像，自己正慢慢地和她靠近，然后一点一点让她消失在他的面前。

骄傲的女王颜梓诺，手里还有很多张牌，只是何时出还是个悬念。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见了屏幕上的七个未接电话。连续很多天的静音让自己顿时清净了许多，可是那个和流源在一起的男生却让自己产生了异常的燥热。

颜梓诺打开“编写新信息”的页面，输进去这样一段话：

我在Naked等你，现在正在往那边去，请你速来。

Naked，是个装修很田园风格的咖啡厅，有许多透明玻璃咖啡桌还有光可鉴人的玻璃窗户，就如同其名一样，裸露而璀璨。

她看也没看，速度很快地发了出去。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对于你的眷恋，等到高一新一年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我想我们是该到了擦肩的期限。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7）

[09]

下午的Naked是喝下午茶的好地方。安静地放着班得瑞乐团的《Moonlight Bay》。

空调的冷气和满是暖意的阳光共同存在。

颜梓诺向远处张望，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男生竟然在对面。就是那个和流源在一起的男生，是那个给自己打了七遍电话却一次也未接的男生。

小小的惊讶。

“怎么是你？”颜梓诺的嗓音顿时提高，惊讶得不能自已。

“不是你让我来的么，你说你等我，结果还是我先到了。呵呵，我还以为你就在这儿呢，我家离这里就几步路的事情……”

“我没叫你来。”颜梓诺说，“我在等流源，不是你。”

“怎么又变成他了？”男生的脸色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拜托，我明明把信息发给流源的好不好。你凑什么热闹啊，无不无聊啊。”颜梓诺拿出手机，翻开了“已发信息”，结果让自己吓了一跳。

真的是发错了人，很理所应当地上演了一出闹剧。

“我信息发错了啊，那你也不用那么凶啊，拜托我真的找流源有事。”颜梓诺把目光撇向窗外，直截了当地和男生说明理由。

“颜梓诺你到底有完没完！老子的耐心他妈的是有限的！我怎么会爱上你这个贱货啊！是不是我瞎了眼啊，颜梓诺你看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对你好的啊！”

他歇斯底里的大叫在颜梓诺眼里很好笑，真的。

服务生从远处走来，提示性地说：“对不起，请不要打扰别的顾客用餐好吗？”

于是气氛彻底僵住，仿佛时间停滞。

贱货?

颜梓诺一个提手的瞬间，把杯中的苦咖啡全都倒在了他的身上。她头也不回地走出Naked，甚至还很想笑。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男生贴身的T-Shirt上沾满了深棕色的咖啡，像凝结干涸了的血迹的颜色，隔着衣服感觉到了余温。很狼狈地暴露在他人的视线当中，迎来所有可见范围内的人们惊愕的目光。

好的，颜梓诺，既然我得不到你，那么我也不会让你觉得舒服。

这话好像说了不止一遍了吧，流源你装给谁看?

这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谁输谁赢都还是个简单的未知数，和x、y、z一样，在没有方程组成立的情况下，你想象它是几，它就是几。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8）

[10]

颜梓诺一路小跑，出了一身汗，累得直喘气。她撇下Naked里发生的一切，朝流源家跑去。西边四十五度的仰角，斜斜地射出刺眼得让人眼前泛白的阳光。

她的脸色惨白。像一朵没有生气败北了的花朵。

“流源——”颜梓诺抬头，对着五楼喊道，“流源你给我下来！”

——流源你给我下来。口气永远都是那么大小姐，完全就是一个被父母宠了十几年的孩子。

“哦，等会儿。”

看见流源从楼梯口出来，心里才踏实了，像是有了一个安慰。颜梓诺激动地冲上前去抱住流源，像个孩子一般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哭出了声。

“喂，流源你个坏蛋，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啊。为什么为什么啊……”颜梓诺一边捶着流源的后背，一边啜泣着。

其实自己本没有理由这样和他撒娇。

“说吧，什么事。”流源等颜梓诺安静下来，然后不紧不慢地问。

“你陪我去一个地方，去旅游。”

“去哪儿？”流源问。

“一个地方，落云，在南方。”

“去那儿干吗？”流源看着颜梓诺，是很直接的疑问语气。

“旅游。”

流源轻轻地推开颜梓诺，沉默了一会儿，小声答应道，哦。

颜梓诺想，你答应我，一定是顺理成章不可推卸的。她就这样在他的怀里，微微咧开嘴，笑了。又似一朵外表纯净如雪的花。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9）

[11]

倘若谎言永远不会被拆穿，那么，你是不是也同样永远看不见我眼中的泪。

颜梓诺的眼泪很快蒸发了，心底笑得开出了绯色的花朵。以一种巨大的力量，纠缠着生长着。它在尖叫，流源啊流源，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狠狠地喜欢着。

哈哈。好想笑。

我就是这样骗了你了，流源，你上当了。

那个时候，会让你痛不欲生。

还有那个人，洛栀遥，对么？

“哦，好的。”他说，松开了怀里的女孩子，面部表情是僵硬的。

“嗯。”女孩子乖巧地点头，心满意足地会心一笑。

“等我后天把篮球联赛比完吧，后天晚上我们再走。”流源猛地想起那天因为自己怀里的这个女孩子吵架，突然觉得友情真的是一件很凉薄的东西。

因为太在乎了，所以得不到，所以太脆弱。

那些年，我们共同努力去守护的印记。

“嗯。好的。”

其实，无论是谁，只要乖乖地点头回答一个“嗯”字，都是那个人最可爱的时候。因为妥协，而且还是颜梓诺。

又像是个小公主了吧。

[12]

某一个不远处的地方有一双眼睛聚焦在某一点。

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泛白的骨节异常凸起，耳边听见了“嘎嘣”两声清脆的响声。

他心里狠狠地念道，流源，你他妈的去死吧。
去死吧。
去死吧。
去死吧。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1）

那是我们无论怎样都永远赶不上的脚步。

时光如流水般消逝的青春，原来只是我们太天真。

日光海岸的提琴声悠远飘扬。

月光水堤的飞鸟鸣叫在耳廓里空洞回响。

一点点，一点点地碾碎，车轮与岁月碾过的时光荏苒。

咔嚓。

裂变。

[01]

夜晚有星星，很多很亮。

颜梓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索性把床上很薄的空调被踢到了木质地板上。虚掩着的门突然被推开，客厅的白色光线照进来。妈妈走进屋子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来不及收拾一下周围的环境。妈妈手里搅拌着牛奶和蛋白粉混合的乳白色物质，每天晚上十点都要准时喂梓诺喝下去。

“哟！我的小祖宗啊，你闹腾什么呀这么兴奋，整得一天一地的。女孩子家的这么晚不睡觉，房间也乱成一团被子还掉到地上去了……哎，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省心？”母亲叹了口气，把蛋白乳递给颜梓诺，“快点儿喝了，然后睡觉，听话啊。”

“为什么？”突然就脱口而出了一句小孩子才会发出的疑问。

“还问为什么？你喝了那么久的蛋白粉了，从初三上学开始到现在，你哪次问过为什么？”妈妈说，“小孩子发育时期要多喝牛奶多休息，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是长个子的最佳时期哦。我跟你讲，小姑娘要长到一米六八才好看的哦。”

“为什么？”很刻板的语言。

“颜梓诺你没发烧吧，傻啦？”妈妈激动地用手贴上梓诺的额头，“梓诺我看你今天就有点儿反常，你不要吓妈妈哦。”

“没没。”颜梓诺躲开妈妈的手，然后拿过床头柜上的蛋白乳，咕嘟咕嘟三两口就喝了下去。

妈妈拿走了空杯子，走之前说了一句：“你最好老实点儿，早点儿睡。”

颜梓诺又在床上打了个滚，还是拼命地想笑。幻化在了小小幸福的圈套里不能自拔了，毁灭了，小宇宙爆炸了。抑制不住心情张大嘴巴憋着声音疯笑了几声之后，然后视线就交集在了那一本牛皮制的日记本上。

很诡异的气息。

我想我快要遇见你。

在那个，你逃离去往的，叫做落云的地方。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2）

[02]

云朵缱绻在明蓝色的天幕里，形态多端，缠绵悱恻。上午十点的太阳光让人热得发昏，颜梓诺站在球场边等着流源，手中依旧拿着一瓶运动饮料。

流源跑进篮球场的时候粗粗地喘着气。

“啊，对不起，我来晚了。”流源对着正在练投篮的男生说，“错过了公交车干脆就跑过来了，该死的公车半个小时一班。”

对方无应答。甚至连“哦”这样表示“明白了”的回答都没有。宛若空气凝固，只有篮球“砰——砰——”那样有节奏感的落地声响。

“我难道没晚？不是十点整开始比赛的吗，怎么，西校的那帮人呢？”

“我两天前就跟他们取消了比赛，不比了，有什么好比的。”

“喂！那可关系到我们学校的荣誉啊，我们都努力了多长时间了啊，你说推就推？”

“都毕业了还什么荣誉不荣誉的。”

直截了当，语气果断，意义直叙。

流源懂了：“你就是因为上次那件事不让我参加比赛，所以故意推掉的对不对？”

没有反应。

“是不是！？”第二遍。

依然没有反应。

“到底是不是！！？？”

男生终于发话，他镇定了一会儿之后大声叫道：“是的！没错！对！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

“为什么？”

“因为前提是你先不让我好过的！”

“好。我明白了。”

那，假设语气温和一些呢？

更改了所有的标点符号，就算改变了语气，变得温和，但还像是凝结成了坚硬的冰。

只剩下折射在天空中白得刺眼的光线。

突然间巨大的蜕变。

分明刚才还是刺眼的阳光。

天空突然间就开始下大暴雨，寂城的台风过境。铅色的云朵低低地浮着，天色昏暗，雨水顺着脖颈的弧度流淌进领口里。

流源像一支离弦的弓箭，踏着地面聚集的水花，很快就消失在了前方阴霾的天色底下。

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淋湿成落汤鸡的样子，在雨水地上呆滞了很长时间。颜梓诺的白色棉布连衣裙子早就被淋湿，里面淡粉红色的内衣轮廓格外清晰。

“颜梓诺！你是不是真的疯啦！”男生在背后喊。

“我没疯，是你疯了！”颜梓诺突然停下来，朝着身后喊，“你记住，以后你和流源怎么样，无论发生什么了，我再也不管了！”

然后一路在雨中小跑，直到家都没有停下来过。

她的流源。

不，错了，应该说“是她越在乎越得不到的那个，从来都不曾属于过她的流源”吧。

一片街区相隔的另一条路，他慢慢地走着，硕大的雨水颗粒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重重地打下来。身上全都湿透了，不过一个男孩子也不会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什么吧。

心底有一个地方，直径大于十七米的深渊，一遍遍地回响着近乎撕裂的声波。——你知不知道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每天那么努力地练球你就这样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生推掉比赛？仅仅是因为颜梓诺？因为你喜欢她？因为她那样不依不饶地执著地喜欢自己？

彼此都太在乎了吧?

可越是在乎越是得不到啊!

很久之前就明白了友情消失泯灭的例子。就像他们和他们一样，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事情、每一刻时间都是可以随便翻脸的。

不用顾忌谁和谁，为了什么。

这种名叫“友情”的物质根本不存在，泪滴在空气中逆流，飞翔到一望无垠的天涯海角，蒸发成海洋上空凄戚的鸣叫。

毕业了离开了，总归不需要再彼此依靠和期待了。

既然我们都愿意，那么就这样好了。从此再也没有必要相见，再也没有必要依靠。

三年来情同手足的感情，转念间出现了巨大缺口。竟然只是为了一个自己不喜欢，却总是对自己穷追不舍的女孩子。

咔嚓。嘎嘣。哧啦。

在掌心里碎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圆。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3）

[03]

雨停了，地上湿得晃眼。

那夜的火车站在夜幕下显得清净，只有候车室里正在等火车的旅客。寂城站西候车室里微弱的光从一个点向四周散去，候车室安静昏暗。

晚上十一点二十五分开往落云市的火车从北面驶来，轰隆声依靠铁轨传递着显得沉重。“哐咚——哐咚——”，在站台上停了下来。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落云的K2616次列车已在本站停靠。十分钟后请各位旅客准备到进站口检票……”广播里的女声重复了三遍，小部分刚才睡着的旅客从座位上醒来。

去落云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都在晚上十一点二十五。这个时间很磨人，是一个容易让人困倦的时间。颜梓诺从蒙眬的睡意中醒来，发现自己竟无意间靠在流源身上睡着了。自己的身上却披着一件外套，所以并不感觉冷。

她微微地笑了，甚至连自己身边的透明空气都不曾发现。

她凑起脖子想要亲吻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坐了回去。虽然自己的确很想很想这么做，但后来还是觉得，如果是一个女孩子亲吻一个男孩子，会不会显得太轻浮了？高傲的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这么做。她要做的，是让他痴情于他，并且忠心于她。

他在广播声中醒来。看着目光刻意躲闪掉的她，动动嘴巴轻轻地问：“哦，要上车了是吧。”

上火车的时候，她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起码，每分钟也有一百二十下。

咚咚咚咚咚。

火车一路上经过不知名的小城市市郊，离自己那样遥远的麦田和坡野。阳光穿越云层亲吻火车玻璃窗的光滑表面，渗透进车厢里照亮

了一片。

已经快要到达版图上鸡腹的位置。阳光也比在寂城的时候早到达了几刻。

流源一夜没睡，亲眼目睹了天色变化的全过程，渐渐地感觉不到寒冷。颜梓诺从他的怀里醒来，看见他清澈的眼眸里藏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物质。

“你还在想昨天下午的事情么？”

“可能吧。”

“你们男生之间有必要弄得像女生一样么？”她长长的睫羽落下，轻盈地触碰到白雪般的皮肤。眸子里氤氲而起的雾气幻化成泪滴，悬挂在睫毛上，折射了璀璨的光线。

“还不是因为你。”他侧过脸来看看她，然后又把头侧向窗外。

很抱歉的是，他对她没有兴趣，她的热情，到最后永远都像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二次函数曲线，最后变成了恒温。三十六度和三十八度相混合，两度的温差，最终只是变成了三十七度。

一种叫做体温的温度。

流源的嘴角上扬，微微笑了笑。那么，是嘲笑别人还是嘲笑自己?

这些那些，好像飞快地从视线里消失的景象。不知道擦肩过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短暂的怀念。

“你干吗怪我啊！流源你坏死了！”

“是的，我很坏，所以你没有必要喜欢我那么久。”他顿了顿，直起身说，“搞得好像我欠了你什么似的。”

颜梓诺撅起嘴巴：“流源我告诉你，你什么都没欠我！我就是个心甘情愿的疯子！傻瓜！我怎么就偏偏爱上你无法自拔了呐！”

嘘。你有没有听过，小公主发脾气的时候，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哦?

“是没有必要，不值得。”

在小公主怒不可遏的时候，她猛然想起了那本日记。此刻正安静地待在她的斜挎包里，她能够用女孩子最阴暗的心理活动联想到，如果流源看见这本日记每一页的内容，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表情。

为什么偏偏就把自己当成那个玩命的赌注了呢。颜梓诺颤颤地想着。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4）

[04]

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阴险。

为了自己所不惜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只要是自己觉得足够值得。

那些表面上看上去足够淡然坦荡的人，心里有那么一个呈原点放射状的阴暗角落。

善良的人也很阴险，只不过不拿来害人而已。

所以，同理，我并不善良。

只是小小地自私了一把。

[05]

在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昏暗了，长达几十秒的时间顿使流源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初一的时候，他和洛栀遥是同桌。英语老师点名让他们俩表演情境对话，是要让他们俩扮演一对中了彩票的夫妻，凸显出喜悦的心情。剧情要求洛栀遥扮演妻子，在知道自己中了彩票之后表情丰富地喊出一句：“Oh my honey， we’ve won the lottery! How to deal with it?”那时候流源和洛栀遥的故事已经有很多个版本在教室里流传了，比如同学们可以无聊到去改编某篇文言文，在教室里当成顺口溜一样背诵。还有一些男生下课的时候会故意走到他俩的课桌跟前嗲声嗲气地说“洛栀遥我喜欢你哦……”、“我也是的呀……”之类很腻歪的话。

那个时候，站起来的他们两个人，就这样低着头，在全班的笑声中脸一直红到耳朵根。

就连英语老师，也看出来了是什么意思，淡淡地笑了。

——还是初一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夏天，某一个下课的间隙。洛栀遥上英语课的时候走了神，在塑料尺毛糙的一面用圆珠笔刻上了一行字：“I love you forever， my heart just for you.”下课铃声响起的时

候，旁边的某个女生把头凑上来对洛栀遥的走神充满好奇。她就那样读出来了那句句子，感情充沛，然后充满疑问地问道：“给流源的？那我帮你给。”然后就抽走了洛栀遥桌子上的尺，表情夸张地递给了流源，大声叫出来：“洛栀遥给你的哦，难得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凑到了流源身边，一把抢过那把尺，也怪里怪气地读出了那句话。“咦额……还‘my heart just for you’咧……”全班的同学再次大惊小怪地“噢——”，拖得很长很长。

流源抢过那把尺，用手臂护住，然后那些男生就用手使劲地抢。

洛栀遥站在教室的另一边，远远地看见，他的手臂上，有一道道鲜红的被指甲抠破了的口子。

那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同桌，老师早已因为“不正常男女关系”的原因把他们分开了，可是就算再远，心的距离也还是很近很近。

洛栀遥会痛，宁愿被抠破的是自己。

小小的口子，一不小心就会流出姹紫嫣红的血液来。

——再后来，洛栀遥彻底从自己的世界里失踪，找不到了。

那，即使快要找到了，她还记不记得他呢。

“你在想什么？发这么久的呆？”颜梓诺问。“我渴了。”

“没什么，快到了。”

寂城，离，落云，好像，真的，不算，太远。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是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吧。

哦，有。

是你的心。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5）

[06]

好像大家都变得疲倦了，旅途总是会让人产生倦怠的感觉。落云的空气很清新，地势也比较高，瓦蓝的天空飘着大片大片的云朵。

流源蓦地想起，今天是洛栀遥的生日。但是他没有说，只是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要做的是去怀念，把曾经的一切都放在心底。

身边的颜梓诺把自己搂得更紧，缠住自己的手臂，狠狠死死地。

有些话，还是不要说会比较好。

就像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爱上你。

[07]

与落云的同一时间，寂城的天气反复无常，乌云聚拢成阴霾的天空。就像是山间之朝暮般晦明变化的脸。

还是樟岭花苑公寓25号1201，颜梓诺的家。电话铃响起来，像是很急促一般，丧失了平日里四秒钟一下的节奏感。

张晓华正在厨房忙活，她对着坐在电脑前研究股票的梓诺爸爸喊道："颜磊啊，接电话，看看谁的！"

"××××3777……唉，晓华，他们家的电话。"来电显示上的号码，让彼此都很熟悉。

"喂，哪位？"颜磊潺潺地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电流通过的声音，被听筒无限扩大成噪声。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喂喂，你哪位啊？"

有些人或者有些事是要回避的，于是就假装不知道。

"甭管我是谁。"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女声，"知不知道流源上哪儿去了？他一晚上没回来！"

"谁管你们家流源！"

“我告诉你颜磊，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往你们家打电话的，你别这个态度！我告诉你，要是被我知道流源和你们家颜梓诺在一起，我和你们势不两立！”

“颜梓诺怎么会和你们家流源在一起哦，她还看不上他呢，追她的男生多了去了。还有，你是没有教育好你家儿子吧，要是他们真在一起，估计也是你管得太好了吧！”

只听见“砰”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是的，这样的态度不仅没办法商量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喂，颜磊，怎么了？”

“那婆娘找抽，偏说我们梓诺和她家流源在一起。”颜父说，“哦对了晓华，以后流家的电话别接，省得惹事，英雄的家属了不起啊。还不知道这英雄真的假的呢，臭显摆什么啊。”

“好了，咱不理她不就得了。”

“对。”

沉默了半晌，张晓华颤颤地开口：“唉，颜磊你说，梓诺会不会真的和流源在一起啊？他们俩半大小孩要是真在一起，会不会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啊。唉，我还苦口婆心地跟她说了多少次叫她别再和流家那小屁孩联系呢……”

“你多心了。他们俩都是孩子，懂什么啊。”

“现在哪儿还有孩子啊，他们懂得比我们都多。你又不是没听新闻说过什么十六岁少女未婚先孕的事实……这种事大街上多了去了，丢不丢脸啊。”

“你乱想些什么啊。”颜磊劝道，“我敢打包票不会的。”

“你凭什么保证啊。”

“就凭我是她爸。”

“好啊，你保证！女儿出问题了你再保证，我没意见！”

张晓华转身冲进主卧室，砰地关上了门。她抱着枕头坐在床头痛哭起来，卷发乱乱地撂在脸上，沾上了脆弱晶莹的泪水。

女人果然是不能承受事实的敏感的生物，而这个世界上恰恰有好多这样的生物，她们以一个群体存在被叫做“女人”。

“那我拜托你搞清楚！梓诺是不是！和流源！在一起！你！再哭！”一句话就这样因为急躁而被分割成了好多好多个小段。“我去打个电话给她，问问她到底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颜磊从卧室门口转身走到客厅，刚准备提起电话，就听见张晓华大喊：“喂，别打，你这样问女儿她是不会接电话的，太直接了她不会告诉你的。”

“那我发个短信去。”颜磊拿起手机，走到厨房。打开抽油烟机，烟头处是明晃的星点。

他有些吃力地按着手机按键，编辑好短信，自言自语道：“什么玩意儿啊，发短信麻烦死人了。”

主卧室那头的窗前，又兀自传来了隐隐的哭声。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6）

[08]

“哦等等，我爸的短信，喂，你说我该怎么说啊？”颜梓诺从包里掏出手机，对着屏幕，发了好久的呆。

“跟你爸说跟我在一起啊，我全权负责你的人身安全。”流源淡然地说，“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过几天回去不就完事儿了么。”

颜梓诺揉揉头发，手指僵持着，然后终于鼓起勇气打下一行字：爸，我和流源在一起，过几天我们就回去。

看着“信息已发出”，终于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

好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会为了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犯下了让自己不寒而栗的错误。

然后就是一个很急促的从寂城打来的漫游电话，来自——“爸爸”。

犹豫了一会儿，颜梓诺还是按下了绿色的接听键。

“爸，你和妈别急，我很快就会回去的。不会有事的，放心。”然后电话挂断，关机。

听见电话断了，甚至没听清女儿的声音。再打过去时就变成了“对不起，您拨的电话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他急了，喊道：“我再打过去就关机了，你说奇不奇怪！”

“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不认了！不认了！连老娘的话都不听算什么东西啊！她最好不要进我家门，不认这个女儿了！”悲怆的哭声和歇斯底里的喊叫，像是一个母亲最无奈的最卑微的呐喊。

颜磊叹了口气，然后点燃了另一根烟。

“你又抽烟啊，想死啊，想见阎王直说，何必慢性自杀！抽死你算了！”

……

“话说，我爸妈不让我喜欢你。”颜梓诺叹口气，轻声说。

“哦？你爸妈还管这种事情？”流源笑道。

“我怀疑我将来的婚姻都得被他们包办！”她说，“他们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哦，那你还喜欢我啊。反正我们两家关系也不好，就这样啊，好聚好散，到期了嘛。”

颜梓诺捋捋被风吹乱的刘海：“流源你说什么呐，这怎么能一样，我不过就是一颗我父母手中的棋子啊，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利用，算什么啊！什么叫到期了啊，是后会有期！”

“你说什么？”这句话像是激起了流源的兴趣，然后他拉着她，转身进了路边一家茶楼。

“你，最好和我说清楚，那么多年过去了搞得我像是个白痴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他点了绿茶，而她点了花草茶。

“我……哦，没什么，不用说了啊，时间过去了自然会清楚。”

“你说。”

“不说。”她倔强地把头转向窗外，视线里全都是落云的美丽景色，饱览在眼底。

“也就是说，和我爸的死，会有关。”流源的口气变得严肃。

“也许吧。”她像是一只惊慌逃脱的小鹿，口气略显遮掩，“算了没必要知道。只不过一场错爱。”

“什么意思？”流源问。

“错爱。”她解释，“错误的爱，可以指很多方面。我们所有的人，擦肩而过之后发现那些都是错爱，错爱你懂么？包括，我对你的爱，也是。”

颜梓诺突然想起了一个热播电视剧里的经典台词：“这世间所有男女之间的爱都是错爱，可是我们错也错了，爱也爱了。”

错爱，不仅可以用来形容男女之爱，而且也可以概括生命中所有的爱。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男女之爱。

错爱，终年不遇的那场爱，到降临的时候，终成一场错爱。
可是，我们，错了，也爱了。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7）

[09]

颜氏夫妻俩终于不进行争吵了，而是在客厅的实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两人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怎么办怎么办。”张晓华自言自语道，“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打起了哆嗦。

当空气中没有声音传播的时候，一切都安静得像是死寂一样。

许久，颜父颤颤地开口问：“我们，到底还欠账上多少钱？”

没有回答，颜母呆住，像是一尊没有生命的大理石雕像。

“嘿我问你话呢，我们，到底还欠多少？就算没还完，卖掉这个房子也得还！”

由于声音变大的缘故，颜母终于抬起头，定神说：“哦，你忘了，一年前我们就还清了呀。”

“唉，颜磊，我说我们到底怕他们家什么啊？现在就只有她一个寡妇了，我们到底怕什么啊？”

“没啥。做贼心虚，人的本能。”

“那咱以后做遵纪守信的五好公民不就完事了吗。”张晓华说，“过去就过去了呗，咱不再和流家扯上啥关系不就得了？”

“可是毕竟都发生了，改不了了，只有咱下辈子后悔去吧。都是我不好啊，现在倒有了良心不安的感觉。唉……”

他叹气，然后又走进厨房点燃了那包就剩最后一根的中华烟。看见烟包侧面写着“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语，忽然觉得心乱如麻。他想：都活了四十几年了，这个世界怎么还是那么复杂。

他想起他们高中的那段日子，一起奋斗的日子，只不过因为彼此不同的梦想，追求，乃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最后只换来一首离别的曲终人散。

是的，这就是我们到最后都必定后悔的一个过程。它叫选择。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8）

[10]

那个叫洛栀遥的女孩子，让她消失吧。让她去替代，曾经的洛栀遥吧。

消失吧消失吧消失吧。

就当从未出现过。

From now on.

“妈，把药吃了吧。”洛栀遥看了看墙上的钟，十点了，于是拿起母亲床头柜上的一板药，细细地看着盒子上的说明书。

厄贝沙坦片，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每日0.15g，每次使用厄贝沙坦0.15g，每天一次不能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可将本品剂量增至0.3g。

原来真的和夏岸那天和自己叫嚷的一样，她有高血压。

洛栀遥掰出一颗轻轻地放在手心里，然后去餐桌旁倒了一杯温开水。

“嗯，一会儿就吃，不急。”母亲说，“小晴，酱油没了你去小超市买一瓶吧，就是我们家平时用的那种，你知道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对她说，“快点儿回来啊，我等会儿做饭急着用。”

“啊，我忘了，再给我看看瓶子吧。”洛栀遥说。其实自己分明在听到母亲说去买“平时用的那种”的时候，就慌了神。对于这个新的环境，她知道，很多地方还是陌生的。可是这全然是一个偌大的谎言，充满了未知的色彩。

“就这个，记住没啊？”母亲拿出空瓶给她看。

她点点头，然后对母亲补充说：“一定要记着吃啊，我去了哦。”

“钱拿着，在饭桌上哦。”母亲说，“别忘了拿钱啊，我发现你这丫头忘性挺大的。”

“哦。”洛栀遥拿了桌上的钱就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她抬头看见天空的颜色像是被洗刷过一般纯净的蓝，阳光终于带着仲夏的热气挥洒而来。

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美好的世界，透明而安静的，毫无肮脏，安静得只剩下一片弦音。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9）

[11]

从茶楼出来，颜梓诺向路人打听，那个叫“木槿巷”的巷子。不放心地问了三个人，他们的手指都纷纷指着前面，做了一个右拐的手势，然后说：“喏，就在前面不远的呀。”

“哦，谢谢哦。”

在和路人做简单道别之后，她就拉着流源赶快跑进了那个巷子。跑了一段路，流源停下来站在原地不动了。

“嗯？怎么？”颜梓诺稍稍使劲儿地拽了一下流源的手，“看什么？”

只见一个穿白色棉布裙子的女孩子从巷子的墙边走过去，素白的手指摸着墙壁的纹路，朝着巷口的方向小步走着。看见自己盯着她，她大概有感觉，于是奇怪地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超前加快脚步走去。

好熟悉的相貌，连那双眸子的目光都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人呢？

那个人真像流源不是么？不对不对，你眼花了吧。

随着脚步的加快，白色的裙子飘起来紧贴着双腿的皮肤。

呵，真像啊。

想起刚才看着自己的那双眼睛，她的心底就滋生出了一股切肤的疼痛。

她钻进小卖店，买了那种酱油之后差点儿连找的钱都忘记拿了，就按照原路加速走回去，但愿是自己看错了。如果真的是流源，那么旁边的那个女孩子又是谁呢？再说，一年前就没有联系过，而现在他们又怎么会千里迢迢找到自己呢？

所以，你要相信，这一切只是你凭空臆想出的假象。因为你离那个曾经已经很远很远了，现在和从前，当中横亘着多少光年的距离。

“看见个人，长得很像一个人。”流源边想边说，目光还聚焦在女孩子逐渐缩小的背影上。看到女孩拐出巷子，他才转回头问颜梓诺：“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地还要找什么木槿巷？”

“谁？是不是长得像洛栀遥啊？”颜梓诺答非所问，而是转化成了另一个提问。这里来来去去只有那女孩子一个人，除了她还有谁？

或许是不太想提起以前，或者想保密之前他与洛栀遥的一切，他迟缓才开口：“没，你干吗提她？”

“我只知道她啊，跟我情敌唉。哈哈，看你严肃的样子，真吓人。”颜梓诺莞尔一笑，玩味地看着流源，她在猜测他下一步会有怎样的举动。“况且，我只知道她，没别人了不是么？”她又补充道。

“是么？”

然后流源丢下颜梓诺飞奔而去，很快地就冲出了巷口。

半分钟之后，他就是以这样的姿势以及状态正面面对洛栀遥的，那个瞬间，他是一个正在奔跑的少年。

“洛栀遥。”他冲上去把手重重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全然没有顾及她的痛感。

她呆呆地望着她，果然他就是流源，只是她保持缄默。这一次，她没有躲开，没有躲，只是安静地看着他，有熟悉的感觉，只是夹杂着太长时间未联系而产生的生疏感。

流源以最快的速度想起些什么。“洛栀遥，生日快乐。”他说。

这是以流源平生中最快的速度想起的一件事情，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依然没有忘记。这个日期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底，留下由浅入深的痕迹。直到某一天，伤及到了心脏，流出汩汩的血液。

已经不用怀疑了，不是么？

她愣了愣，手中的那瓶酱油突然落地，随着重力的作用，嘣的一声，玻璃炸开了，碎成好几瓣，然后流了一地深黑色的有气味的液

体。随后那些液体就顺着巷子石板地面的蜿蜒纹路无限扩张。

顷刻间，她的眼角流下两行泪。

是溪流般清澈的泪滴，滑过脸颊的弧度，留下浅淡水色的印迹。

少年流源的血液在顷刻间沸腾，全身产生了巨大的热量。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他肆意地吻了她，很重很重。他闭上了眼睛，然后把力量减到最小，吻干了她脸颊上的泪水。

“我的公主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在她耳边低语。

而她也终于打开了绷紧的心弦，抱住了他，她把头轻轻地埋在他坚实的怀抱里。那个，她一年前曾经依偎过的怀抱，现在依旧属于她。

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你在哪一个未知的彼岸的上游，无论你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

我的心里，总有一个位置，为你虚位以待。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10）

[12]

颜梓诺在墙角远远地看着，瘫软下身子沿着墙壁蹲下来，抱住膝盖哭得很凶。

心底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崩溃，眼泪大颗大颗落下的时候，她就像是被现实甩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她出现以后让流源产生的种种举动，远远超过她原本的设想。最初她想让自己再次变成一个赌注，就赌最后一把。她想让他看见洛栀遥而痛苦，或许从他痛苦的心境里面能够获取一丝快乐的感觉。

而现在她只能给自己留下最后一条让泪水奔流而下的退路。

她什么都没了，那些伎俩，在所谓的爱情面前早就一文不值了。连一个最基本的，要拉着流源来落云寻找木槿巷的理由，都没有了不是么？她无法告诉自己这个宛若晴天霹雳的现实，亦无法向自己交代，给自己一个自我原谅的机会。

那个选择，从她第一步迈出开始，就决定了是个错误。

It’s a mistake.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忍住泪水告诉自己，不能哭。

她掏出包里的日记本，放在了流源的手中。

“对不起。”她轻轻说。

然后她奔跑，翩跹的身影消失了。